

從王國到帝國—— 十七世紀傳教士中國國體觀的演變

劉耿*

清之前的傳統中國是否為一個「帝國」，是新清史研究中的一個基礎性問題，美國學者歐立德認為在歐洲論述裡，中國從「王國」躍升為「帝國」與滿清入關建立多民族聯合政體的大清國有關。本文通過對十七世紀耶穌會中國年信的量化研究、文本分析，發現歐洲人指稱中國確實存在一個從「王國」轉變為「帝國」的過程，但是，該轉變並非與明亡清興同步，轉變的原因也不是因為清帝國的建立，而是與傳教士對一脈相承的中國認知的深化有關。不可否認的是，清朝新政權給傳教士帶來了新感覺，在「統治不同民族的政體」這個維度上強化了「帝國」的觀感。耶穌會中國年信是一種重要的西文中國史料，本研究即是一個應用舉例。

關鍵詞：傳統中國政體、帝國、王國、耶穌會年信

* 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候選人。

一、前言

美國學者歐立德(Mark C. Elliott)等人認為歐洲稱中國為「中華帝國」是十七世紀中葉以後才有的事情，清朝入關並通過征服建立大清國，可謂歐洲論述裡中國從「地區」或「王國」躍升為「帝國」的重要轉捩點。歐立德還提出第一部稱中國為「中華帝國」的著作是耶穌會士曾德昭(Álvaro Semedo, 1585-1658)以西班牙文所著的《中華帝國以及其耶穌會士的傳教文化》(*Imperio de la China i Cultura Evangelica en èl, por los Religiosos de la Compañia de Iesu*)，「除了題目外，整本多達四百頁的原文卻只用了一次『帝國』，其餘一致地以王國(reino)指稱中國」。¹

有中國學者從歐洲人的西文原著入手，對這個時間點提出新的說法，認為歐洲人第一次稱中國為「帝國」的著作可提前至十六世紀初。十七世紀初，歐洲將中國稱為「中華帝國」的做法已經確立並初步流行開來。²本文以十七世紀耶穌會中國年信為論據，分析傳教士以「王國」、「帝國」指稱中國的情況，呈現從以「王國」指稱中國為主流向以「帝國」指稱中國為主流的轉換過程。

二、年信更適合用於考察傳教士指稱中國的稱謂變遷

年信(ânuua/cartas anuais)是耶穌會副省級以上傳教區每年寫給總會長的教務報告。時局大事、世俗狀況作為傳教士的工作環境，亦被兼及，³傳

¹ 歐立德，〈傳統中國是一個帝國嗎？〉，頁 30-32。

² 曹新宇、黃興濤，〈歐洲稱中國為「帝國」的早期歷史考察〉，頁 52-63。

³ 關於耶穌會中國年信，請參考 Joseph Dehergne, S.J., "Les Lettres Annuelles des Missions Jésuites de Chine au Temps des Ming (1581-1644)," 379-392; "Lettres annuelles et sources complémentaires des missions jésuites de

教士使用「王國」或「帝國」指稱中國的情況主要出現在該部分。年信適合用作該問題的研究，理由有三：其一，年信是一種像連續出版物一樣的歷時性的作品，能連貫地反映出轉變的過程，不似以隨機抓取的作品為例，帶有較大的偶然性，更免不了擇例上主觀性的嫌疑。本文的著重點不在於尋找最早稱中國為「帝國」的著作。整個十七世紀，傳教士指稱中國時，「王國」、「帝國」並用，在前半葉，以使用「王國」為主流，在後半葉，以使用「帝國」為主流。本文力圖展示這個轉換過程，因此，以一部歷時性作品為研究基礎是必需的，藉此以求考察一條長河的蜿蜒，而不是沿途幾個水泊的取樣。

其二，年信是傳教士的集體創作，避免了單一作者的用詞偏好、認知差異等個體性的影響因素，以及將個人觀念用作普遍觀念的以木代林之研究方法缺陷。年信的製作流程是，先由中國傳教區所轄各省、府的住院(casa/residência)撰寫當年各自教牧區內的傳教紀要(pontos/apontamentos)，寄給中國副省會長，再由副省會長或親自或指派某神父，根據這些傳教紀要，編纂中國傳教區的總報告，是為「耶穌會中國副省年信」，再將年信副本通過多條郵路寄往羅馬，收信人是耶穌會總會長。除了以傳教紀要作為主要的編纂素材，年信的總編纂者有時還會原文摘錄其他教內書信的內容用於年信。這豐富了年信的稿源，使年信囊括了更多的「帝國」、「王國」使用樣本。

年信的總編纂者會根據通信紀律以及資訊傳遞、宣傳、教化等需要，取捨素材，但是，總編纂者不會特意更正以求全文用詞一致。例如：

Chine (Suite),” 247-284；董少新，〈17世紀來華耶穌會中國年報評介〉，頁128-132；關於耶穌會的年信制度，請參考柳田利夫，〈耶穌會年報制度〉，箭內健次主編，《鎖國日本與國際交流》。戚印平，〈遠東耶穌會的通信制度——以1587年豐臣秀吉傳教士驅逐令的相關記述為例〉，頁83-97。

1638 年年信，北京、南京住院的作者習慣用「帝國」，陝西住院的作者習慣用「王國」，年信終稿則保留了傳教紀要作者的用詞習慣，均予原樣保留。保留行為本身也說明了對中國是「王國」還是「帝國」沒有特意區分的意識。最終，該年信用「王國」更多還是「帝國」更多，就是個少數服從多數的問題了，所以，年信在「帝國」、「王國」的使用上能反映集體主流用詞的變遷。

第三，年信的閱讀對象很廣泛，作者不會因特定的通信對象擇詞。耶穌會總會長只是名義上的收信人，年信實際上可被作為「公開出版物」對待，比如：《1619 年中國及交趾支那年信》，第一郵路副本封面寫有「供聖安當(S. Antão)閱讀」，⁴聖安當學院是耶穌會在里斯本設立的第一個機構，年信經常作為精神食糧在各神學院的餐前宣讀。從地點看，除了歐洲，年信郵傳途經各地，也會被閱讀，例如《1615 年中國年信》，第二郵路副本封面寫有「供在果阿閱讀」。⁵耶穌會總會還會再製作大量副本，發往世界各傳教區，以共用資訊、互學互慰和促進團結。除了教內，世俗世界也能讀到年信，因為耶穌會有宣揚業績，以吸引更多募捐的需要。在十六世紀晚期至 1610 年代，及 1650 年代，大量年信印刷出版，⁶年信的讀者覆蓋面大為擴展。此外，年信還經常被當成寫作素材被西方漢學書籍徵引，何大化(António de Gouveia, 1592-1677)的《遠方亞洲》(Á sia Extrema)即是一例，相當於使年信獲得二次傳播。總之，年信沒有特定的讀者群，作者難以「看人下菜」。

本研究共使用 62 份年度報告，因為有的報告涵蓋多個年分，故覆

⁴ Archivum Romanum Societatis Iesu (以下簡為 ARSI), *Jap-Sin* (以下簡為 JS)121, f.116.

⁵ ARSI, JS.113, f.394.

⁶ Charles E. O'Neill, Joaquín María Domínguez. *Diccionario histórico de la Compañía de Jesús: Biográfico-temático*, vol. 1, 965.

蓋 82 個年分。這些報告取自里斯本阿儒達圖書館(Biblioteca da Ajuda)藏《耶穌會士在亞洲》(*Jesuítas na Ásia*)系列文獻，以及耶穌會羅馬檔案館(Archivum Romanum Societatis Iesu)藏和——漢(*Jap-Sin*)系列文獻。主要語言葡萄牙語，間有少量西班牙語和拉丁語，有時同一封年信有多個語種版本。在取材上，並非都是嚴格意義上的「年信」。第一封耶穌會中國副教省年信屬於 1618 年度，因為耶穌會中國傳教區在該年執行總會長阿誇維瓦(Claudio Acquaviva, 1543-1615)的命令升格為副教省，才有獨立撰寫年信的資格。在此之前，中國傳教區的年度報告歸併於日本副教省 / 教省年信和澳門聖保祿學院年信中。⁷此外，1601 年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在北京成功留居後，中國傳教區即逐步展開了為從日本副教省分離而獨立的努力，其間，1603 年，中國傳教團又從澳門神學院院長的管轄之下脫離出來，因此，在中國傳教區正式建立副教省之前，有些年分已有獨立的中國年信。本文所利用的 1618 年之前的年度報告，有些取自此類年信，有些取自耶穌會神父 Fernão Guerreiro S.J.(1550-1617)所編的《1600-1609 年間，耶穌會神父在日本、中國、契丹……等傳教區事蹟年報，以及上述地區的教務、改宗進展。錄自傳教士的書信》。⁸

現存耶穌會中國年信的最後一封屬於 1697 年度。因為羅馬教廷傳信部和法籍傳教士在中國壯大，葡人占主導的耶穌會中國傳教區漸失其

⁷ 1581 年，日本成立獨立的副教省，其上級是印度教省，中國傳教區的上級是日本副教省。1603 年，日本副教省從印度分離。1608 年，日本副教省升格為教省在法律上生效，不過由於文件直到 1611 年 7 月才行至日本，在這之後才正式地生效。因此，有時稱「日本副教省年信」，有時稱「日本教省年信」。

⁸ Fernão Guerreiro S.J., *Relação anual das coisas que fizeram os Padres da Companhia de Jesus nas suas Missões do Japão, China, Cataio... Nos anos de 1600 a 1609 e do processo da conversão e cristandade daquelas partes; tiradas das cartas que os missionários de lá escreveram*.

傳教和資訊上的壟斷地位，傳教主體增加，中歐書信往來自十七世紀末大量增加，一年一度的年信失去其重要性。中國的耶穌會在 1698-1707 年間的文獻，絕大部分圍繞著禮儀之爭、鐸羅(Charles-Thomas Maillard de Tournon, 1668-1710)使團展開。⁹本文所使用的 1697 年之後的年度報告，作者不再在報告的題頭部分冠以「年信」(ânuu/cartas anuais)這個專稱，其中 1705-1707 年度使用的是鐸羅出使中國報告。¹⁰

三、「王國」與「帝國」系列詞彙在年信中的含義

傳教士指稱中國的用詞豐富多彩，除了王國(reino)、帝國(império)之外，還有直呼國號，比如大明(Tái Mim)、明朝(Mim Chau)、清國(Cim Qua)等，以及朝代(reinado，即英文 reign)、君主之國(monarquia，即英文 monarchy)、王冠(coroa，即英文 crown，代指王國)、國家(nação，即英文 nation)、中央之國(reino de meio，即英文 middle kingdom)、國家(orbe，即英文 orb)等。從數量上，王國(reino)、帝國(império)占絕大多數。

为了更好地理解傳教士在用「王國」和「帝國」指稱中國時，他們心目中的「王國」和「帝國」的概念是什麼，首先需要解詞釋義。現代葡漢詞典無法承擔這個任務；有一部關於十六至十七世紀葡語的

⁹ 夏伯嘉，〈明末至清中葉天主教西文文獻中的中國——文獻分布與應用討論〉，頁 13。

¹⁰ 原題為《關於安提阿宗主教鐸羅作為宗座特使在中國傳教區及澳門的言行、主張、事件的一份誠懇而真實的報告(1705-1707)》(*Anno 1705 até 1707 Relação Sincera e verdadeira do que fez, pertendeo, e ocasionou na Missão da China, e em Macao o Patriarca de Antioquia Thomas Maillard de Tournon com emissário e visitador Apostólico com poderes de legado*)，參見 Biblioteca da Ajuda, *Jesuítas na Ásia* (以下簡為 BAJA), 49-V-25, ff.713v.-801.

大辭典正在編纂中，¹¹主要是從同時代的文學作品中採擷詞義。本文先從同時期流傳較廣的葡語書籍中歸納相關詞的詞義，再從年信相關詞的使用來歸納詞義。

除了 *reino*(王國)、*império*(帝國)二詞之外，本文對其相關詞也進行了考察，因為它們都參與了對中國的指稱，而且呈現出各自的演變特徵(下文將會分析)。「王國」系列詞彙，包括：*reino*(名詞，王國)、*rei*(名詞，國王)、*real*(形容詞，王的，描述與王權有關的事物)、*reinar*(動詞，統治王國)。「帝國」系列詞彙，包括：*império*(名詞，帝國)、*imperador*(名詞，皇帝)、*imperial*(形容詞，帝的，描述與皇權有關的事物)、*imperar*(動詞，統治帝國)。¹²

本文歸納在歐洲葡文印刷物中相關詞的語義，使用書籍如下：

縮寫	書名	出版日期	簡介
SG	<i>Sumário das Graças</i> (聖恩撮要)	1488	教宗思道四世(Xystus IV, 1414-1484)的諭令的簡編，原件僅兩頁紙，用於公開張貼，有學者認為這是葡國最早的印刷讀物。 ¹³
S	<i>Sacramental</i> (聖事典儀) ¹⁴	1488	作者 Clemente Sánchez de Vercial(1370-1426)，出版地 Chavez，是十五世紀閱讀量最高的葡文書籍之一。

¹¹ 由葡萄牙語言學家、杜羅大學(Universidade de Trás-os-Montes e Alto Douro)語言學教授 Carlos Costa Assunção 的團隊正在進行該葡葡字典(*Dicionário dos Primeiros Livros Impressos em Língua Portuguesa*)的編纂工作。本文第三部分中對帝國、王國相關詞彙的釋義，承蒙他的幫助，特此致謝。

¹² 十七世紀所使用的葡語，處於現代葡萄牙語前期形態。1516 年，葡國詩人 Garcia de Resende (1470-1536)的《詩集》(*Cancioneiro Geral*)出版，才標誌著古葡語的終結，所以，當時在拼寫上並不統一，如「帝國」就有 *imperio*、*îperio*、*jnperio*、*jnperio* 等多樣的寫法，本文將不同的拼寫統一於葡語新正字法(2012 年 1 月 1 日起推行)的書寫規則。

¹³ João José Alves Dias, “Sumário das Graças: O primeiro impresso Português conhecido,” 197.

¹⁴ 本文所用版本為 José Barbosa Machado, ed., *Sacramental*, Braga: Edições Vercial, 2010.

TC	<i>Tratado de Confissom</i> (告解規程) ¹⁵	1489	作者不詳，出版地 Chaves，在 <i>Sacramental</i> 被發現前，該書被視為最早的葡文印刷讀物。
VC	<i>Vita Christi</i> (基督生平) ¹⁶	1495	作者 Ludolfo de Saxónia(c. 1295-1377 或 1378)，葡萄牙王家科學院「在編纂其宏大但夭折了的葡語詞典時，將之用作最重要的參考書。」 ¹⁷
HV	<i>História do Mui Nobre Vespasiano Imperador de Roma</i> (羅馬皇帝韋帕蒂傳) ¹⁸	1496	作者 Valentim Fernandes(?-1518 或 1519)，其語言風格被認為已脫離了中世紀，最具十五世紀末的特徵。 ¹⁹
C	<i>Constituições de D. Diogo de Sousa</i> (索薩主教言錄) ²⁰	1497	波爾圖主教 Diogo de Sousa(c. 1461-1532)的言論集，葡萄牙的第五本印刷讀物，其語言仍帶有古葡語的特徵。
EE	<i>Evangelhos e Epístolas com suas Exposições em Romance</i> (小說中的福音和使徒書) ²¹	1497	作者不詳，出版地 Porto，印刷者 Rodrigo Álvarez 是葡萄牙第一個印書商。
RP	<i>Regimento Proveitoso Contra a Pestenença</i> (防瘟疫實用指南) ²²	1495-1499	這是一本由拉丁語翻譯成葡語的關於防治瘟疫的小冊子，譯者的醫學知識受到現代學者的質疑，但也有學者認為譯者基於當時葡語的特點，已經盡力。

¹⁵ 本文所用版本為 José Barbosa Machado, ed., *Tratado de Confissom*, Braga: Edições Vercial, 2012.

¹⁶ 本文所用版本為 José Barbosa Machado, ed., *Vita Christi* (vol. I, II, III), Braga: Edições Vercial, 2010, 2012, 2013.

¹⁷ Frei Fortunato de São Boaventura, *Historia chronologica e critica da real Abadia de Alcobaça*, 77.

¹⁸ 本文所用版本為 José Barbosa Machado, ed., *História do Mui Nobre Vespasiano Imperador de Roma*, Braga: Edições Vercial, 2007.

¹⁹ Maria Helena Teixeira Ferreira, *Estoria de Vespasiano emperador de Roma/Estudos Fonético, Morfológico e Sintático, seguido de um Glossario*, 3.

²⁰ 本文所用版本為 José Barbosa Machado, ed., *Constituições de D. Diogo de Sousa*, Braga: Edições Vercial, 2010.

²¹ 本文所用版本為 José Barbosa Machado, ed., *Evangelhos e Epístolas com suas Exposições em Romance*, Braga: Edições Vercial, 2008.

²² 本文所用版本為 José Barbosa Machado, ed., *Regimento Proveitoso Contra a Pestenença*, Braga: Edições Vercial, 2012.

從中析出用法如下：

	詞形	例句
皇帝	<p>emperor emperadores enperador ẽperador ẽperadores</p>	<p>en tempo do <i>emperor</i> Trajano. (S, 11²³) 在圖雷真皇帝的時代。</p> <p>um ermitão que vivia no <i>Império</i> de Constantinópolis, que dormiu com a filha do imperador e matou-a. (TC, 32) 君士坦丁堡帝國的一個隱士，睡了皇帝的女兒，還殺了她。</p> <p>fauoreçendoo dous <i>emperadores</i> romaãos. (EE, 3) 有利於兩個羅馬的皇帝。</p> <p>E como o dia do nascimento de Christo a Sibilla esteusse na camara do <i>ẽperador</i> fazêdo oraçõ. (EE, 47) 在基督降生的那天，女先知在皇帝的密室中禱告。</p> <p>trabalhã por outros ataa que seiã <i>ẽperadores</i> e posto que o seiã nom sô cõtêtes ataa que nõ suigã todo o mûdo. (TC, 226) 奮發圖強直至成為皇帝，只要還沒有征服全世界，就不滿意。</p>
帝國	<p>emperio enperio ẽperio imperio imperios ĩperio jimperio jnperio</p>	<p>a qual se fez ãno .xv. do <i>emperio</i> de Tiberio Çesar. (VC, 3) 提比略的帝國的 15 年。</p> <p>por tal que regesse e gouernasse todo o <i>emperio</i>. (HV, 182) 他(韋帕蘇)就這樣領導和治理全帝國。</p> <p>ho <i>emperio</i> romaão que asenhoreara todo o mundo. (EE, 2) 統治著全世界的羅馬帝國。</p> <p>leemos de huũ ermitã que uiuia no <i>ẽperio</i> de Cõtãtinopola. (TC, 117) 我們是從居住在君士坦丁堡帝國的一個隱士那裡讀到的。</p> <p>E porque os romaãos e ladinhos ja entom senhoreauam e tijnham <i>jimperio</i> sobre muytas ou quasi sobre todas as gentes. (VC, 254) 羅馬人和拉丁人已經建立起統治許多民族或幾乎統治所有民族的帝國。</p>
國王	<p>rei reis rej rejs res rey reys rreis rrey rreys</p>	<p>tem <i>rei</i> que he Deus. (S, 1) 有王，就是天主。</p> <p>Nem per Jherusalẽ porque he cidade do grande <i>rei</i>. (VC, 2) 不可指著耶路撒冷起誓，因為耶路撒冷是大君的京城。</p> <p>e concederom pera sempre aos <i>reis</i> de Purtugal. (SG, 7) 將這項特權永久地授予葡萄牙的國王。</p> <p>Bem asy como huũ <i>rey</i> ẽ su reyno põe ley e mãdamêto o qual alguũ quebramtãdo he obrigado a morte. (TC, 38) 國王在他的王國內頒布法律，發號施令，違者必死。</p> <p>ha vijnda do <i>Rey</i> dos geeos. (EE, 304) 天上的王降臨。</p> <p>por que os clerigos rreçeben coroas a semelhança de rreys. (S, 395) 教士也像國王一樣收到王冠。</p>

23 書名縮寫後的數字是頁碼。

王國	regno regnos rregno rregnos reigno reygn rreigno rreygno	Senhor dom Raminto bispo Arusiēsi, do <i>regno</i> de Dacia. (RP, 15) 達契亞王國的 Raminto 主教。 E os que forem fora dos ditos <i>Regnos</i> ataa seys meses primeiros seguintes. (C, 29) 那些離開上述王國的人度過了最初的 6 個月。 Por este pecado foy morto rey Saul, e foy o <i>reyno</i> a rey David. (TC, 39) 因為這個罪過，掃羅王死了，王國歸大衛王。 vjira em tempo de grande confuson de regnos ao <i>jinperio</i> romão. (EE, 36) 羅馬帝國治下的各王國轉入大亂時期。 E bem se diz o rreygno de Deus bem auenturãça perpetua». (S, 56) 天主的國裡有永福。
----	-------------------------------------------------------------------------------	------------------------------------------------------------------------------------------------------------------------------------------------------------------------------------------------------------------------------------------------------------------------------------------------------------------------------------------------------------------------------------------------------------------------------------------------------------------------------------------------------

由上，「王國」與「帝國」之間有較明顯的區別，「帝國」領土廣大，由多民族構成，是區域內最高政權，基本上是羅馬帝國、神聖羅馬帝國、東羅馬帝國的專屬名稱。

在年信中釋義如下：

「王」系詞彙		
	釋義	例句
reino _n	一般性的泛指國家	他(李之藻)還承擔了另外兩本書的費用，這兩本書是由我們的人所做，其中一本我們可稱之為寰宇概觀(Theatrum Orbis)，書中描述了不同的王國(reinos)，比如猶太王國(reino)。 ²⁴
	外國國名	(鄭芝龍)早年在澳門受洗，因為他在那裡待了幾年，他擁有來自葡萄牙人的援軍，其次是卡菲爾人和印度各王國(Reinos da Índia)的黑人。 ²⁵
	中國國名	在京城以西兩里格半的地方，有座名山，其山坡被前朝的宗室選作墓園。園裡有一大片古老的松柏林，有270多年的歷史了，與這個家族統治這個王國(reino)的時間一樣長。 ²⁶
	中國的省	二十名耶穌會士(17名神父和3名修士)為15省工作，每一省就是一個國(reino)。 ²⁷
	部族政權	(1649年)莫斯科人征服了黑龍江流域的三個王國(reino)，即三個韃靼人的部族，它們被稱之為烏拉(Vla)、瓦爾喀(Varkia)、索倫(Solem)。 ²⁸
rei _n	一般性的泛指君主	臣子對君主(reis)該有的忠誠。 ²⁹

²⁴ 1623 年信，參見 BAJA, 49-V-6, ff.119v.-120. 該書即艾儒略(Jules Aleni, 1582-1649)所著《職方外紀》。

²⁵ 1643 年信，參見 BAJA, 49-V-13, f.517.

²⁶ 1659 年信，參見 BAJA, 49-V-14, f.523.

²⁷ 1652 年信，參見 BAJA, 49-V-61, f.228v.

²⁸ 1658 年信，參見 BAJA, 49-V-14, f.575.

²⁹ 1623 年信，參見 BAJA, 49-V-10, f.112.

	中國君主	中國迄今為止的歷代國君(reis)。 ³⁰
	外國君主	我們歐洲的基督徒國王(reis)和王嗣們。 ³¹
	王爺	(隆武)在當皇帝(imperador)之前，居住在河南省南陽府，其號銜是唐王(Tam Vam)，即「國王唐」(Rei Tam)，因為根據該王朝(reinado)——它被稱為大明(Tà Mim)——的習慣，皇帝(imperador)的兒孫和後代們稱為國王，即王(vam)。 ³²
	三皇五帝	孔子主張法「先王」(reis antigos)。 ³³ 堯舜禹湯文武王(Reis Yaô Xim Yu Tam Vên Vu)。 ³⁴
	神話傳說或民間信仰中的人物	玉皇(Yu Hoam)，是中國的偶像崇拜中最大的王(rei)。 ³⁵ 再如，龍王(Rei Lum Vam)、 ³⁶ 「金龍四大王」(o quatro dragão de ouro grande rej)、 ³⁷ 閻王(Rei do Inferno)、 ³⁸ 天後(Rainha do Ceo)、 ³⁹ 「犯煞山王」(fañ xà xàn vam)意思是說與「山王」(rei e raynha dos montes)作對和要殺死「山王」、 ⁴⁰ 獅王(Senhor Rei Leão)。 ⁴¹
	天主	「你所說的這些佛像，是受造物，創造者是萬王之王(Rei dos Reis)，萬主之主。」 ⁴²
	天主教的聖人	這個善良的老者在星星的指引下於去年抵達了省城……發生在東方三王(Santos Reis Magos)身上的神跡也發生在他的身上。 ⁴³
	孔子	孔夫子(Cùm Fù Ç ù)被稱為素王(Sù Vam)，就是無冕之王(rei)。 ⁴⁴

30 1632 年信，參見 BAJA, 49-V-10, f.81.

31 1652 年信，參見 BAJA, 49-V-61, f.228v.

32 1645 年信，參見 BAJA, 49-V-13, ff.542-542v.

33 1637 年信，參見 BAJA, 49-V-12, f.4.

34 1637 年信，參見 BAJA, 49-V-12, f.3v.

35 1640 年信，參見 BAJA, 49-V-12, f.573.

36 1643 年信，參見 BAJA, 49-V-13, f.508v.

37 1623 年信，參見 BAJA, 49-V-10, f.118.

38 1634 年信，參見 BAJA, 49-V-10, ff.465-466.

39 1659 年信，參見 BAJA, 49-V-14, f.517.

40 1659 年信，參見 BAJA, 49-V-14, f.529.

41 1640 年信，參見 BAJA, 49-V-12, f.590.

42 1659 年信，參見 BAJA, 49-V-14, f.537.

43 1632 年信，參見 BAJA, 49-V-10, f.87.

44 1659 年信，參見 BAJA, 49-V-14, f.524.

	部落首領	關於這些韃靼人的治理方式，只不過是每村或聚落有一個首領，首領負責管理、引領；再由許多個村產生一個公爵，或大首領；再從這許多公爵中產生一位國王(rei)，他是整個王國(reino)之主，國王並非世襲，而是時此時彼，由這些公爵或領主(régulo)中最有能力的擔任，這正是他們之間總是戰爭不斷和永不消停的原因。 ⁴⁵
	僭號帝王	張獻忠的四義子中，應該有一個被定為太子(principe)，以便將來繼承王位(rei)或皇位(imperador)。 ⁴⁶
real adj.	與王權有關的事物	「王廳」(Sala Real)是指滿清皇家陵園中的墓，中文稱墳(fieñ)，滿語稱hán po。 ⁴⁷
reinar v.	統治王國	人民渴望和平，就讓已統治中華王國的接著統治下去吧(reine quem reinar)。 ⁴⁸

「皇」系詞彙		
império n.	中國	現在，韃靼人憑藉幸運的軍事勝利，對中國進行了全面占領，完全是中華帝國(Império Sinico)的主人。 ⁴⁹
	外國	看到羅馬帝國(império)在那麼短的時間內瓦解，就像鹽溶解在水裡，歐洲震驚不已。 ⁵⁰
	天國、基督的國	為基督的帝國(Império de Christo)開疆拓土。 ⁵¹
imperador n.	中國皇帝	(順治)皇帝(imperador)派了一名重臣去勸降國姓(qùe s'ín)爺。 ⁵²
	外國皇帝	羅馬帝國皇帝(imperador)馬可·奧勒留下令，從公共開支中拿出錢來埋葬窮人和為窮人舉行葬禮。 ⁵³
	天主	至高無上的帝王(imperador supremo)是上帝(xamti)。 ⁵⁴
	教皇	法國國王(rei)或西班牙國王(rei)或教皇(Emperador da Christandade)要派使節至中國，必須是以朝貢名義。 ⁵⁵

⁴⁵ 1651 年信，參見 BAJA, 49-IV-61, f.86v.

⁴⁶ 1658 年信，參見 BAJA, 49-V-14, f.571.

⁴⁷ 1660 年信，參見 BAJA, 49-V-14, f.678v. hán po. 今日滿語發音為 cǐ fū, h 不發音，án 對應 cǐ, po 對應 fū (因為年信是手抄本，p 或為 f 之誤)。

⁴⁸ 1648 年信，參見 BAJA, 49-V-13, f.311v.

⁴⁹ 1660 年信，參見 BAJA, 49-V-14, f.703.

⁵⁰ 1651 年信，參見 BAJA, 49-V-61, ff.75-120.

⁵¹ 1691 年信，參見 BAJA, 49-V-21, f41/f.72/f.81.

⁵² 1659 年信，參見 BAJA, 49-V-14, f.514.

⁵³ 1638 年信，參見 BAJA, 49-V-14, f.285v.

⁵⁴ 1637 年信，參見 BAJA, 49-V-12, f.3.

⁵⁵ 1660 年信，參見 BAJA, 49-v-14, ff.681-681v.

	僭號帝王	叛軍在這一年已經成為北方某些省分的主人，在占領陝西省城西安府後，叛軍首領自稱中國皇帝(Imperador da China)。 ⁵⁶
imperial _{adj.}	與皇權有關的事物	康熙皇帝(imperador)力排眾議，出乎整個朝廷意料，出乎整個帝國(império)意料，頒布一道諭令(Decreto Imperial)， ⁵⁷ 認可天主教的有益、神聖，命令官員們今後不得再禁教。 ⁵⁸
imparar _{v.}	統治帝國	這個單詞是存在的，但在年信中，未使用過。

由上，在中國語境中使用的「王國」與「帝國」系列詞彙，既表現出與在歐洲語境中使用時的共性，又有中國當地語系化的特徵。「王國」系列詞彙在東西方都有更大的通用性，具體到中國的情況：reino可指帝國、王國、省；rei可指皇帝、國王、王爺，一詞三指的情況有時還出現在同一段中，只能根據上下文意區分。與之相比，「帝國」系列詞彙有一定的封閉性，不用於對國家一般性的泛指，亦不用於神話傳說等國家政權之外的指稱(天國、天主除外)。

四、「王國」、「帝國」的混用及原因

「帝國——王國」、「皇帝——國王」在年信中常被作為同義替換詞使用，使得這兩組詞的使用有相當大的隨意性。曾德昭之西班牙文著作《中國帝國以及其耶穌會士的傳教文化》在義大利出版時，書名被譯為《中國偉大王國志》(*Relazione della grande monarchia della Cina*)，隨後的法文版又被譯為《中華大王國全史》(*Histoire universelle du grand royaume de la Chine*)，歐立德認為「不是每個人都認同西班牙原著以『帝國』指稱中國的做法」。⁵⁹然而，從年信中的「王國」、「帝國」使用情況來看，這只是翻譯員的隨意發揮。

⁵⁶ 1643 年信，參見 BAJA, 49-V-13, f.502.

⁵⁷ 即康熙皇帝於 1692 年所批准的，允許天主教在中國自由傳播的議奏，在歐洲被稱為「1692 年寬容敕令」。

⁵⁸ 1705 至 1707 年鐸羅報告，參見 BAJA, 49-V-25, 717V.

⁵⁹ 歐立德，〈傳統中國是一個帝國嗎？〉，頁 32。

年信中這兩組四詞的混用情況，窮盡了排列組合的所有可能。「帝國——皇帝」、「王國——國王」這兩種「正確」的搭配不表，其餘混用情況如下：

帝國、王國混用	例句：難道不是你的臣民顛覆了你的國(reino)嗎，又是誰把這個帝國(império)交給我們的呢？ ⁶⁰
皇帝、國王混用	例句：官員和士人們通常稱崇禎為「博才之君」、「有德之君」(Rei Sábio e Virtuoso)，老百姓們則有另外叫法「承平大帝」(O Imperador de Grande Paz)。 ⁶¹ 甚至帝、后之間也不匹配。 例句：魏忠賢還做了另外兩件事，招致很大怨恨。第一件事，不准皇后(imperatriz)慶祝她的生日，而這本是慣例，魏忠賢在(天啟)國王(rei)面前就慶祝生日的事批評皇后，這太監是故意離間這兩口子的關係。 ⁶²
帝國、國王混搭	例句：中國人將恢復帝國(império)的希望寄託在永曆國王(rei)及其奉天主教的王后(rainha)和法定繼承人、王子(principe)當定的身上，教徒們也將公開傳教的希望寄託在他們的身上……可是他不僅自己喪了命，失去王位(rey)，還失去了他的帝國(império)。 ⁶³
王國、皇帝混搭	例句：去年，駐節邊境的都堂 ⁶⁴ 向韃靼人派了幾名使者， ⁶⁵ 韃靼人友好地接待他們，並且做出回應，回派了幾名韃靼的使者， ⁶⁶ 還有大禮。韃靼人表示只有在滿足了以下條件才會有和平：不做中國附屬、韃靼國王(rei)繼續保有不久前改稱的大金王國皇帝(Imperador do Grande Reino de Ouro)的尊號、中國向大金國繳納歲幣。 ⁶⁷

當傳教士指稱中國之外的帝國時，也存在著混用現象。例如，「[廣州]比里斯本大得多，里斯本是葡萄牙王國(reino)的首都，葡萄牙是全

60 1659 年信，參見 BAJA, 49-V-14, ff.523-524.

61 1627 年信，參見 BAJA, 49-V-6, f.473v.

62 1627 年信，參見 BAJA, 49-V-6, f.467v.

63 1658 年信，參見 BAJA, 49-V-14, ff.574-574.

64 遼東巡撫袁崇煥。

65 「八月中，我太祖高皇帝[努爾哈赤]晏駕，崇煥遣使弔，且以覘虛實。我太宗文皇帝遣使報之，崇煥欲議和，以書附使者還報。」參見張廷玉等修，《明史》，卷 259，〈袁崇煥〉，頁 6711。

66 「乙酉，遣明使李喇嘛還，令方吉納、溫塔石並七人偕。」參見覺羅勒德洪等纂修，《清太宗實錄》，卷 1，頁 602，天命十一年十一月乙酉條。
「崇煥又奏：奴遣方金納、溫臺什二夷奉書至臣，恭敬和順，三步一叩，如遼東受賞時。」參見溫體仁等纂修，《明熹宗實錄》，卷 79，天啟六年十二月庚申條，頁 3839。

67 1627 年信，參見 BAJA, 49-V-6, ff.465-465v.

歐洲最有人氣和最富有的帝國(*império*)。」⁶⁸既用 *reino* 又用 *império* 指稱葡萄牙帝國。再如，「羅馬君主國(*Monarquia Romana*)……統治達到東方，不僅限於達爾馬提亞人、阿爾巴尼亞人、匈牙利人和希臘人，還有更遙遠的民族……西班牙君主國(*Monarquia de Espanha*)更強大……建立了『世界國度(*orbe*)』。」⁶⁹從上下文看，此處是用君主國(*Monarquia*)來指稱帝國。

通過對年信中相關詞的使用情況歸納，「王國」系列詞彙與「帝國」系列詞彙的混用主要出於三個原因。

因素之一：用詞習慣。

首先，不同的年信作者有不同的用詞習慣。以 1660 年年信為例，副省會長郭納爵(Ignacio da Costa, 1599-1666)責成三位神父分別製作該年度的年信，在北京的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ães, 1606-1682)負責北部省分，成際理(Feliciano Pacheco, 1622-1687)負責彙報中國世俗政權狀況，以及南京、浙江二省。目前，安、成二神父年信抄本在里斯本阿儒達圖書館的「耶穌會士在亞洲」系列手稿中能夠找到，第三份的下落暫且不知。在安文思的年信中，用了 12 次王國(*reino*)、31 次帝國(*império*)來指稱清，帝國占比 72.09%；用了 122 次國王(*rei*)、10 次皇帝(*imperador*)來指稱清帝。在成際理的年信中，用了 5 次王國(*reino*)、2 次帝國(*império*)來指稱清，帝國占比 28.57%；用了 8 次國王(*rei*)、0 次皇帝(*imperador*)來指稱清帝。顯然，安文思更喜歡用「王國」來指稱中國，他們的共同點是用「國王」而不是用「皇帝」來指稱清帝。兩個年信作者，敘述同一年的中國，就有這麼大的差別。再如，1651 年年信的作者聶伯多(Pierre Canevari, 1594-1675)，喜歡使用 *monarquia*，甚至一般性的泛指、天國，他都是用 *monarquia*，而其他作者在泛指和指稱天國時，通常使用

⁶⁸ 1651 年信，參見 BAJA, 49-IV-61, f.80v.

⁶⁹ 1651 年信，參見 BAJA, 49-IV-61, ff.78v.-79.

reino，聶伯多一人使用的 monarquia 的次數比其餘年信作者的總和還多。

第二，不同抄寫員有不同的用詞習慣。本文所引里斯本阿儒達圖書館藏之年信為十八世紀抄本。從 1744 年至 1759 年，耶穌會士 José Montanha(1708-1764)神父、João Álvares(1718-1762)修士，將耶穌會日本教省及隸屬於該教省的全部傳教團的原始檔案進行收集、整理、歸類、編目、抄寫，運往葡國。⁷⁰抄寫員的抄錄工作，並非一字不差，實際上抄寫員的發揮空間較想像中大，有抄寫員喜歡在不影響文意的前提下自由發揮，將相同的意思用不同的句式、詞語表達。比如，里斯本阿儒達圖書館所藏《1644 年中國南部省分年信》的兩個抄本間，幾乎每段都有措辭上的差異，因此「帝國」、「王國」也偶爾被抄寫員同義替換，雖然從有兩個以上抄本的年信來看，這種替換不常發生。這也說明至遲至十八世紀，葡語中的「帝國」、「王國」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混用的，區分意識不強。例如：「在浙江的杭州(Ham Cheu)，有衛匡國(Martinho Martinis)神父與費藏裕(Francisco Ferreira)修士，還有一名學生。一名奉教的大太監，叫亞基樓(Aquileo)，以三省總督(Vice Rei de Três Provincias)的身分過杭州府，極力邀請衛匡國神父與其同去福建、廣東，為此他還上疏於弘光帝(Imperador Hâm Quám)。」⁷¹而在另一抄本之中，弘光皇帝被替換為弘光國王(el rei)。⁷²

因素之二：修辭需要。

例如，1644 年年信開篇寫道：「動盪、慘禍在中華帝國(Império da China)中一浪高過一浪，最終終結了朱家王室(real)的統治，其作為國王統治(reinado)凡 280 年，備極繁華，歷十七王(rei)。中國君主國(Monarquia

⁷⁰ Francisco G. Gunha Leão, *Jesuítas na ásia: Catálogo e Guia*, xiii-xiv.

⁷¹ 1644 年信，參見 BAJA, 49-V-13, f.232.

⁷² 1644 年信，參見 BAJA, 49-V-13, f.523v.

Sínica)歸於東韃靼人的手中，韃靼國王(rei)已是南北兩京的主人……張獻忠在四川稱王(rei)……李自成在陝西省城叫西安府的地方加冕成為皇帝(imperador)，他還有個王號(real)：大秦王(Tá Cim Vam)……崇禎皇帝(Emperador Ç úm Chim)見大勢已去，無可挽回，便親手將自己的一個未婚的公主殺死……咬破手指，蘸著血寫了這些話：『……我弄丟了列祖列宗的王國(reino)，沒有顏面出現在他們面前。』」⁷³這幾段中，帝系詞彙、王系詞彙基本一個隔一個地交叉使用，遞此遞彼，正是出於修辭需要，以避免連續使用同一個詞，用詞重複是葡文寫作中的大忌。

因素之三：無意識中的隨機性。

同一個作者在不同的年信中，「王國」與「帝國」的使用也不規律。例如：1644 年、1647 年的年信作者都是何大化，在前者中，何大化使用王國和帝國的比為 1：3，在後者中，這個比例變為 2：1。何大化共寫有 8 份中國年信，⁷⁴總體而言，何大化更喜歡使用「王國」。

從隨意性很高的混用來看，傳教士當時並沒有形成對「王國」、「帝國」二詞嚴格使用的意識，這就使例舉式地考察傳教士心目中的明清到底是「王國」還是「帝國」的說服力大打折扣，認為明是「王國」的總能遇到明有時被稱為「帝國」的反例，認為清是「帝國」的總能遇到清有時被稱為「王國」的反例，必須從整體上進行趨勢性的把握。然而，隨機性很高的混用造成的更嚴峻的挑戰，使得做這種文本上的考察還有沒有意義？只有首先證明「王國」、「帝國」在傳教士心目中還是有區別的，這個考察才有意義。

⁷³ 1644 年信，參見 BAJA, 49-V-13, ff.520v.-521.

⁷⁴ 何大化的中國年信已經整理出版，參見 António de Gouveia, *Cartas Ânua da China (1636, 1643 a 1649)*. Edição, introdução e notas de Horácio Peixoto de Araújo.

五、傳教士對「帝國」概念的理解

傳教士對「王國」、「帝國」的使用帶有很大的隨意性，但是，在需要特意區分的語境中，仍會專詞專用。

年信共提及摩鹿加、日本、波斯、以色列、朝鮮、大金、勃固、呂宋、滿刺加、蘇門答臘、大秦、比利時、印度、交趾支那、東京、柬埔寨、暹羅、琉球、烏斯藏、葡萄牙、老撾、法國、波蘭、莫三比克、西班牙、那不勒斯、緬國、羅剎、阿布賈(哈薩克汗國)、阿斯特拉罕汗國、莫臥兒、荷蘭等 32 個王國，全部使用 *reino* 指稱。⁷⁵

年信共提及羅馬帝國、神聖羅馬帝國、西班牙、葡萄牙、俄羅斯、中國等六個帝國。在指稱這六個帝國的時候，亦存在 *império*、*reino* 混用現象，但是，*império* 從未用以指稱日本等王國。在年信外的傳教士書信中，情況類似，如以 *império* 指稱埃塞俄比亞帝國。總之，稱 *reino* 的可能是帝國，稱 *império* 的一定不是王國。儘管「王國」、「帝國」混用嚴重，但是，「帝國」系列詞彙有專屬性、封閉性。

那麼，當時的傳教士對「帝國」、「皇帝」這兩個詞的感覺和理解是怎樣的，亦可從年信中歸納。

首先，「帝國」在幅員上更廣。年信中「帝國」一詞的出現，通常伴隨著廣大/偉大(*grande*)，遼闊(*vasto*)這兩個形容詞，遼闊(*vasto*)往往還用上其最高級形式：遼闊之極(*vastíssimo*)。例如，這個偉大而遼闊的帝國(*grande e vasto império*)，這個極廣袤的帝國(*vastíssimo império*)。⁷⁶ *império* 單獨使用的情況較少見，而 *reino* 與以上兩個形容詞連用的情況則更

⁷⁵ 以 *Reino* 指稱部族政權的情況，如魚皮韃子國(*Reino Yû Pî Tà Çù*)未算在內。

⁷⁶ 1660 年信，參見 BAJA, 49-V-14, f.702v.

少見。「遼闊」的一個具體表現就是「帝國」沒有固定邊疆，在流動中擴張，凡帝國勢力延及的範圍，皆為其臣屬國。例如：「莫斯科人攫取了阿斯特拉罕汗王國(Reyno de Astracan)，這是西韃靼諸大國(reynos)中的一個，完全位於亞洲，其居民今日仍在尋求與莫斯科人劃清界線。[莫斯科]大公占領這個國家之後，就能自由地將其帝國(império)延伸至整個韃靼地區，韃靼地區位於它的東邊，而對中國而言，位於東北、北、西北。結果，許多王國(reynos)臣服於它，每年向其納貢。在這些納貢國(reynos)中有烏拉(Vlá)、索倫(Solom)、瓦爾喀(Vä kà)，它們位於該京城[北京]的東北、遼東省的北邊，這些王國(reynos)與滿洲國(Reyno de Mancheu)接壤，滿洲國是今日統治中國之韃靼人的地盤和發源地，這支強有力的韃靼人後來征服了上述各王國(reynos)。」⁷⁷

統治帝國的皇帝就是坐「天下」，凡天空下一切的主人、天子。

1659年，鄭成功(1624-1662)北伐金陵，順治欲親征，群臣勸阻道：

皇帝(imperador)，他的壽命千年，⁷⁸他的權力讓全「天下」(tién hià)臣服，「tién hià」即在天空之下的一切，北、南、東、西。朝鮮、東京(Tun Kín)、東西韃靼都要向其納貢。其他所有諸國(reinos)都要拜他，請要他的律法，並遵從之。以這樣的崇高、尊貴之軀，怎能親自去征討某個普通的反賊？您是我們的天子(tién cù)，即上天的兒子，您的父親廣覆一切，創造一切，壟斷一切，您與這樣一位父親之關係怎麼好與屬臣之於國王，兒子之於父親，一個反賊之於他的國王，一個奴僕之於他的主人，一個海盜之於他的國王(rei)、他的皇帝(imperador)相比較呢？⁷⁹

清初著名高僧玉林禪的一段話也詮釋了皇帝即是天子，天子即是

⁷⁷ 1660年信，參見 BAJA, 49-V-14, ff.679-679v.

⁷⁸ 原文如此，應為「萬年」。

⁷⁹ 1659年信，參見 BAJA, 49-V-14, f.516.

全地之主。他批評弟子茆溪森(1614-1677)「引誘[順治]皇帝[在佛事上]花了這麼多錢，你的這個做法很壞，更糟糕的，是讓皇帝穿上僧衣，持齋。」說到這裡，玉林謨又補充道，「你竟然讓這麼大的一個帝王，天子，全地之主，穿得像個和尚，還要持齋把素！」⁸⁰

其次，帝國之於臣屬國有絕對的權威。例如：順治徵詢群臣意見，是否將俄羅斯沙皇阿列克謝一世(俄文：Алекс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 英文：Aleksey Mikhailovich, 1629-1676)的使臣殺死，一部分人主殺，一部分人反對，反對者說：

羞辱來使，不僅是野蠻的行為，而且是失敬的和失信的行為……還有損於您的威嚴、偉大，減損您的信用，您的帝國(império)的好名聲，還有您的公允，前朝的慣例是，對於遠方來客，對外國人，一貫好好招待，懷恩，懷柔，他們來到您的國家、您的朝廷，是來請求您的律法、您的教化、您的援救。所有他國(reinos)，所有他王(reis)都仰仗於您的帝國(império)……就像天上星辰，都仰賴於、望向太陽，太陽就是群星們的皇帝(imperador)……不管多少星星，都無一例外地臣服於太陽……因此，皇上，主子，您就是能夠囊括天空、包容大海的皇帝和主人，就是被環繞的太陽，您也要這樣處理您與其他國王(reis)、其他王國(reinos)的關係，讓他們都認識、尊敬、膜拜您的偉大、實力、威嚴。您的威嚴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無人匹敵。您的實力使您所向披靡。您的偉大沒有邊界，全包全容。⁸¹

皇帝的位格高於國王。例如：「韃靼人已安定在北京，朝鮮國王(Rey da Corea)與自己的一個弟弟來向其表示臣服，就像之前對崇禎皇

⁸⁰ 1660 年信，參見 BAJA, 49-V-14, f.676.

⁸¹ 1660 年信，參見 BAJA, 49-V-14, ff.680v.-681.

帝(imperator)所行的那樣。」⁸²

在傳教士的記述中，中國君主對於「皇帝」這個稱號非常在意。1654年2月2日，巴伊科夫(俄文：Байков Ф. И. БАЙКОВ Фёдор Исакович, 英文：Fedor Isakovich Baikov, 1612-1663 或 1664)奉命作為專使，親自攜帶阿列克謝一世致中國柏格達汗的國書前往中國。⁸³阿列克謝一世在這封國書中首先說明自己家族淵源於羅馬皇帝凱撒·奧古斯都(Caesar Divi F. Augustus, 63 B.C.-14 B.C.)和留裡裡克大公(俄文：Игорь Рюрикович, 英文：Igor Riurikovich, c. 877-945)，敘述了自己祖先在各國中享有的聲望及其同各鄰國的書信往來，而後指出：

他的祖先迄今均未曾與中國歷代皇帝互通信函，既未派使者，也未派使臣前往中國，因此，他不知柏格達汗在自己的國書中用何稱號，如果柏格達汗給他覆函，交由該俄國專使巴伊科夫帶回或另派中國使者送來，那麼，以後在他的國書中就會使用完全合乎柏格達汗尊嚴的名字及稱號。⁸⁴

康熙對該國書未予回覆，皇帝(imperator)不回莫斯科大公的信的原因……據說，大公在信中稱他為兄弟……這是對其尊貴的冒犯。⁸⁵

當康熙給羅馬教廷教宗克萊孟十一世(Clement XI, 1649-1721)去信時，字斟句酌地使用了「教皇」這個字眼，康熙用「皇」(hoām)這個

⁸² 1646年信，參見 ВАЖА, 49-V-13, f.420.

⁸³ 清朝皇帝外交上稱「柏格達汗」(Boγda ezen)，「柏格達」是蒙古語 boyda 的音譯，表示「神聖」，ezen 應為滿語詞 ejen，「王君」、「天子」、「主」等意。皇太極在致書蒙古、西藏上層人物時開始自稱「柏格達汗」，其後滿清諸帝統治蒙古諸部時，均沿用「柏格達」尊號，但僅作為其神聖頭銜，沒有實際意義。

⁸⁴ 班特什—卡緬斯基(Бантыш-Каменский)編，《俄中兩國外交文獻彙編——1619-1792年》，頁22。

⁸⁵ 1660年信，參見 ВАЖА, 49-V-14, f.682v.

對等的字眼來稱呼至高的教宗，這個字眼是中國人用來稱呼其帝王(imperador)的。⁸⁶

六、由「王國」到「帝國」——改稱三部曲

上文確定了相關詞在年信中的含義、傳教士的用詞習慣等，下文考察傳教士是怎樣用「王國」和「帝國」來指稱中國的。研究方法是對「王國」系、「帝國」系詞彙在年信中出現的詞頻進行統計。統計方式說明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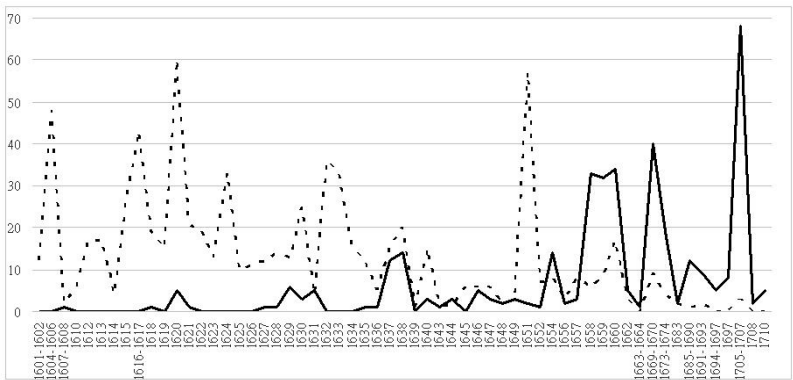
第一，分三類詞統計。「王國」(reino)——「帝國」(império)一類。「國王」(rei)——「皇帝」(imperador)一類。作為形容詞的「王家的」(real)——「皇家的」(imperial)一類。

第二，只列入指稱中國「合法」政權的相關詞，比如，1644年明亡清立之前「大金王國皇帝」(Imperador do Grande Reino de Ouro)之「王國」、「皇帝」二詞均不納入統計。⁸⁷再如，奢崇明(?-1629)、徐鴻儒(?-1622)、張獻忠(1606-1647)、李自成(1606-1645)等年信中提到的稱「王」(rei)稱「帝」(imperador)的王號、帝號亦不納入統計。1644年至1662年間，清與南明並立階段，指清、指明在圖1中合併統計，在圖7、圖8中分別統計。

⁸⁶ 1710年的教務報告，參見BAJA, 49-V-26, f.520v.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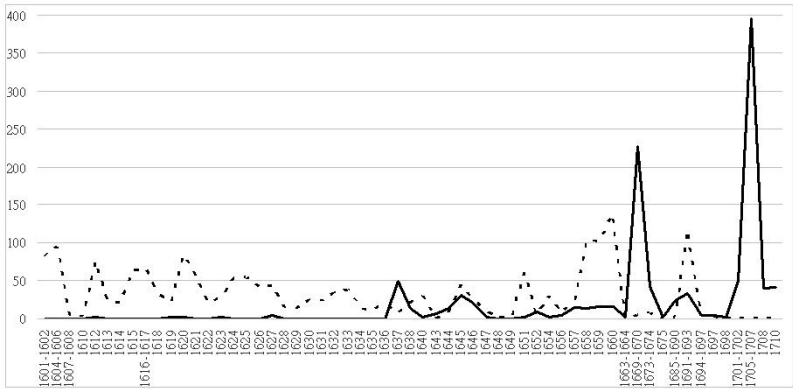
⁸⁷ 1627年信，參見49-V-6, BAJA, ff.465-465v.

圖 1 王國(reino) —— 帝國(império)詞頻年際變化(1601-17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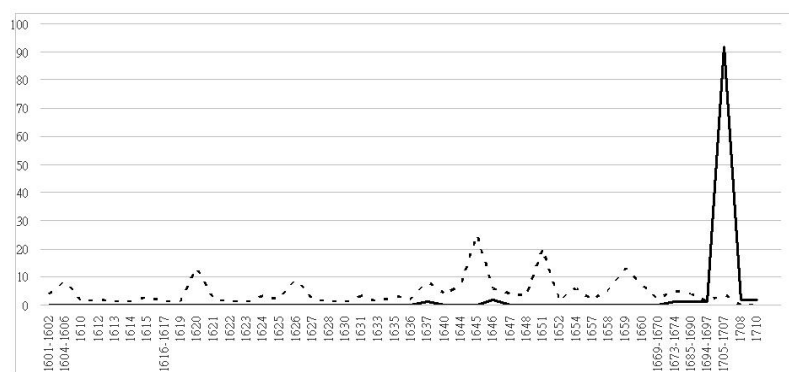
說明：虛線：王國；實線：帝國。

圖 2 國王(rei) —— 皇帝(imperador)詞頻年際變化(1601-1710)



說明：虛線：國王；實線：皇帝。

圖 3 「王的」(real)——「帝的」(imperial)詞頻年際變化(1601-1710)



說明：虛線：王的；實線：帝的

通過以上三圖，可以看出在 1601 年至 1710 年間，傳教士一直是混用王國、帝國指稱中國(虛線、實線一直沒有消失，間或在某些年中斷，數值為零)，但是，以「王國」系詞彙為主指稱中國(虛線壓在實線之上)在混用中逐步變化為以「帝國」系詞彙為主指稱中國(實線壓在虛線之上)。

由圖 1 可以看出，在這個轉折完成前，1643-1658 年間，是混用最嚴重的一段區域，「王國線」與「帝國線」互相纏繞，有時「王國線」壓在「帝國線」之上，有時「帝國線」壓在「王國線」之上。這段混用最嚴重的區域，表現在具體文本上(這是統計折線呈現不出來的)，與在此之前的「混稱」想比，稱之為「並稱期」更合適。「混稱」是指在一篇文章內既用「王國」又用「帝國」指稱中國，這次指稱中國使用「王國」，另次指稱中國使用「帝國」；「並稱」是指在一句話內指稱中國時同時用「王國」、「帝國」重複指稱兩次。例如，在這個中華王國(reino)和中華帝國(império)中。⁸⁸再如，「不要再以為這個偉大

⁸⁸ 1651 年信，參見 BAJA, 49-IV-61, f.122.

的王國(reino)或者帝國(império)沒有……法典，也沒有成文法，他們遵守的是銘刻在人心中的自然法。」⁸⁹對中國君主的指稱亦是國王、皇帝並用，指稱明帝、清帝都是如此，例如，「[順治]他是一個國王(rei)，一個皇帝(imperador)，是絕對的主人，無人比肩。」⁹⁰再如，「[遺民們]為了他們不死的國王(rey)、永遠的皇帝(imperador)揭竿而起。」⁹¹這種並稱是入清之後所特有的現象，並稱表明傳教士心目中的帝國觀、王國觀交鋒更激烈，在一句話之內短兵相接，是從以「王國」為主流指稱中國向以「帝國」為主流指稱中國轉換完成前的劇烈碰撞階段。

需要注意的是，此類並稱並未嚴格地將「帝國」之稱分配給清，將「王國」之稱分配給明。例如，1662年年信中有這樣並列的兩句：1661年，韃靼國王順治(Xún Chi Rei Tartaro)去世。1662年，中國皇帝永曆(Sinici Imperatoris Yum Liê)去世。⁹²清的君主稱為「國王」，明的君主稱為「皇帝」，「帝國」稱謂並非清之專屬。這可以輔助說明傳教士指稱中國在入清後由「王國」轉換為「帝國」，不是因為明是王國、清是帝國（「王國」、「帝國」與朝代間不存在固定的搭配關係），而是與幾代傳教士對中國一脈相承的認知的深入有關，關於這個結論，將在下文第八部分討論。

為了更清楚地展示「帝國」系詞彙替代「王國」系詞彙的轉捩點發生的年分，將以上按絕對值統計的三圖轉換成按比例值統計的圖，即將每一年「帝國」系詞彙的使用比例進行統計，50%是中間值，亦即「王國」與「帝國」的分界線，該線以下是「王國」的區域，該線以上是「帝國」的區域。

⁸⁹ 1657年信，參見BAJA, 49-V-14, f.149.

⁹⁰ 1660年信，參見BAJA, 49-V-14, f.677v.

⁹¹ 1659年信，參見BAJA, 49-V-14, f.530.

⁹² 1662年信，參見BAJA, 49-V-16, f.357v.

圖 4 「帝國」(império)出現比例的年際變化(1601-17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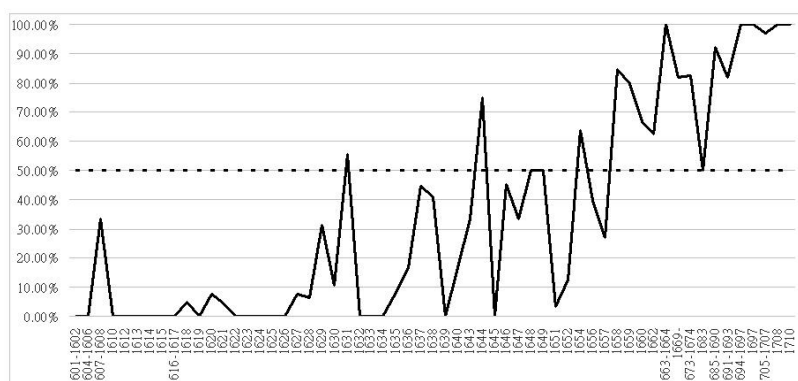


圖 4 可見，使用「帝國」指稱中國，在統計的時間段內一直都有。在 1631-1632 年間、1644-1645 年間、1654-1656 年間還一度成為用詞主流，但是，「帝國」穩固地盤旋在中值線上方，是在 1658 年之後。

圖 5 「皇帝」(imperador)出現比例的年際變化(1601-17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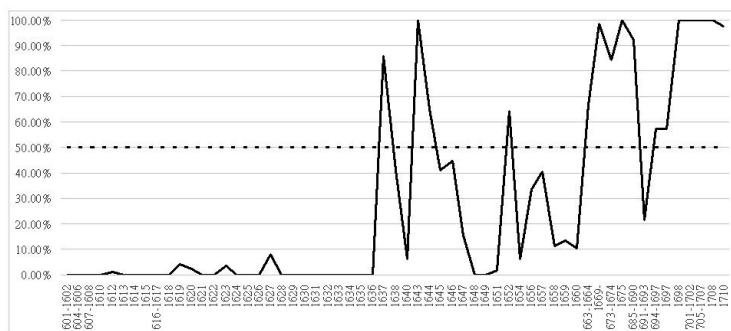


圖 5 可見，在 1637 年之前，傳教士基本不以「皇帝」來指稱中國君主。與「帝國」逐步替換「王國」的過程相比，「皇帝」替換「國王」的過程更長，在 1637-1696 年間，「國王」與「皇帝」沒有任何

一方占絕對優勢，1697 年之後，中國君主才在年信中牢牢地佔據了「皇帝」的尊號。

圖 6 「帝的」(imperial)出現比例的年際變化(1601-17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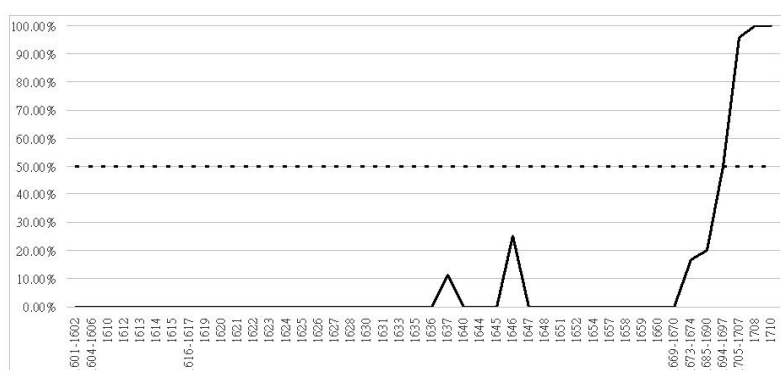


圖 6 與圖 4、圖 5 在形態上最大的不同是，沒有圍繞著中值上下波動的階段，亦即幾乎沒有「帝國」、「王國」交織混用的階段。從 1660 年之後有一個漂亮的拉升，而且一升觸頂，沒有反覆，1708 年、1710 年的教務報告中使用率是 100%。由圖 3、圖 6 可見，作為形容詞使用的 *real* 與 *imperial*，是一個很穩定的指標，要麼是「王國線」穩穩地壓在「帝國線」之上，要麼是「帝國線」穩穩地壓在「王國線」之上，沒有糾纏反覆階段，對於說明中國在傳教士眼中從「王國」到「帝國」的轉變，較 *reino-rei*、*império-imperador* 兩組詞更具說服力。因為其是作為修飾語或定語使用，在擇詞時有一定的刻意，並非出於第一感覺。在年信中最能力證「帝國」已完全取代「王國」的例句之一 1705-1707 年鐸羅使華報告中的：「康熙用御手(*mão imperial*)端起盛酒的金樽賜給鐸羅主教。」⁹³連「手」都以 *imperial* 修飾，在擇詞

⁹³ 參見 BAJA, 49-V-25, f.726.

時，一定有意為之，這比「王室」(casa real)與「皇家」(família imperial)之間的差異，更能說明中國是帝國的觀念深入傳教士意識與寫作實踐的程度。

從 1645 年年信與 1705-1707 年鐸羅使華報告中 real 與 imperial 使用情況對比，更可看出從「王國」向「帝國」轉換的徹底。前者描述與王權有關的事物，只用 real，包括：王室血脈(sangue real) / 詔獄(prisão real) / 王位(trono real) / 王室符識(insígnia real) / 欽差(embaixador real) / 金龍袍(Quê Lum Páo)(vestido real) / 委任詔書(patente real) / 玉璽(selo real) / 寢宮(aposento real) / 宗室成員(pessoa real) / 內閣(câmara real) / 許可詔令(inscrição real) / 王室號銜(título real) / 王室工程 obra real) / 委任詔書(provisão real) / 王室收入(renda real) / 王室支出(gasto real) / 王室造辦(fábrica real)。

後者描述與皇權有關的事物，只用 imperial，包括：聖諭(decreto[ordem, mandado, preceito] imperial) / 皇恩(benevolência imperial) / 皇威(majestade imperial) / 皇宮(palácio imperial) / 皇恩(benefício imperial) / 康熙發給教皇的聲明(declaração imperial) / 皇帝批覆、批准(resposta[concessão] imperial) / 御禮、國禮(dádiva[presente] imperial) / 皇家符識(insígnia imperial) / 御筆題字「敬天」(inscrição imperial *kim tién*) / 欽差(kin chái)(legado imperial) / 面見聖上(presença imperial) / 皇舟(bergantim imperial) / 皇家公文(documentos imperiais) / 龍顏震怒(indignação imperial) / 玉璽(selo imperial) / 皇帝發的居留許可(alvará[licença]imperial) / 中華帝國大臣(ministros imperiais)。

由圖 4、5、6 可得出傳教士指稱中國由「王國」向「帝國」轉換的三部曲：第一步是由「王國」(reino)到「帝國」(império)，完成於 1658 年之後；第二步是由「國王」(rei)到「皇帝」(imperador)；第三步是由「王室」(real)到「皇家」(imperial)。第二步、與第三步完成的時間差不多，都是在十七世紀末，從年信中具體用詞情況來看，第二步略早於第三

步。1705-1707 年鐸羅使華報告是一部證明這個轉化徹底完成的完美作品，以上三步同步於同一部作品中。例如，「康熙皇帝(imperador)力排眾議，出乎整個朝廷意料，出乎整個帝國(império)意料，頒佈一道諭令(decreto imperial)，認可天主教的有益、神聖，命令官員們今後不得再禁教。」⁹⁴在該句中，império——imperador——imperial 實現了三統一。再如，凡是直接引語中的康熙自稱，都用 imperador，例如，「朕(Eu, imperador)認為沒有其他要說的了。」⁹⁵而在引用葡萄牙國王的自稱時則使用了 rei，例如，「朕(Eu, rei)謹向你致以問候。」⁹⁶說明作者的區分意識已很明顯，中國皇帝是不同於葡國國王的大帝。

七、對明及之前歷朝改稱「帝國」

由上述可知，十七世紀下半葉起，傳教士對中國由「王國」改稱「帝國」的轉變這一事實是存在的，這一轉變過程約持續了半個世紀，十七世紀末，傳教士群體已較為統一地以「帝國」指稱中國。這個轉變發生的時機對應在朝代年表上，正是清初，但是，「帝國」並非專門指清，在入清後，指稱中國由「王國」向「帝國」的轉變，不僅發生在對清的稱謂上，而且發生在對明及明之前的歷朝的稱謂上。

儘管進入南明時間之後，明只保有半壁江山，但是，傳教士對明的稱謂卻開始向「帝國」轉變，而且很明確地表述：明是一個帝國。例如：「中華帝國(império)在全世界都被認為是強大的，它已被外來的、血腥的韃靼終結併入主三年了。」⁹⁷「十一二年之前，天主向中國降

⁹⁴ 參見 BAJA, 49-V-25, 717V.

⁹⁵ 參見 BAJA, 49-V-25, f.740.

⁹⁶ 參見 BAJA, 49-V-25, f.795v.

⁹⁷ 1646 年信，參見 BAJA, 49-V-13, f.415.

下了它最恐怖的懲罰，即大家看到的戰爭，因為這是一個各方面都很繁榮的帝國(*império*)，唯獨缺乏戰鬥天賦。」⁹⁸「誰能相信，僅僅幾年之前，[大明]還是一個幅員至那麼多省分的那麼遼闊的帝國(*império*)，人口那麼眾多，在物產與財力上那麼充裕，在文字與禮儀上那麼成熟，那麼富饒，那麼強大，那麼高雅，那麼古老，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就在如此悲慘中落幕，進入這艱難的被征服的狀態。」⁹⁹「先朝是從主後第 1368 年開始的，其後代們在這個帝國(*império*)的太平統治維持了 275 年。」¹⁰⁰「閩黨(*yên tām*)毀了大明(*Tái Mīm*)家族以及大明帝國(*império*)。」¹⁰¹「中國人將他們的帝國(*império*)分成十五省，並不包括遼東。」¹⁰²明確指出明的兩京十三省的範圍內即是帝國。

圖 7 將南明時期(1644-1662)以「王國」、「帝國」指稱明的數據單列，以便將上述對明改稱「帝國」的趨勢以直觀的折線展示。

如圖 7 所示，在 1652 年之前，「王國線」穩定地壓在「帝國線」之上。從十七世紀中起，「王國」、「帝國」進入了一個不分上下的混稱期，最終，以「帝國」線壓在「王國」線之上而收尾。南明覆亡之後，提及前明，「帝國」之稱反而固定下來，1674 年之後，年信中仍然會提及前明，但已是偶爾提及，不敷統計使用，這些偶爾提及多數是以「帝國」指稱前明。

作為與圖 7 的對照，圖 8 將 1644-1710 年間以「王國」、「帝國」指稱清的數據單列，可見清亦不是入關之後即成「帝國」。滿清定鼎初期，「王國」、「帝國」間決不出一個占優勢的主導詞，從 1657-1658

⁹⁸ 1654 年信，參見 BAJA, 49-V-61, f.304v.

⁹⁹ 1658 年信，參見 BAJA, 49-V-14, f.573v.

¹⁰⁰ 1658 年信，參見 BAJA, 49-V-14, f.574v.

¹⁰¹ 1705-1707 年鐸羅使華報告，參見 BAJA, ff.713v.-7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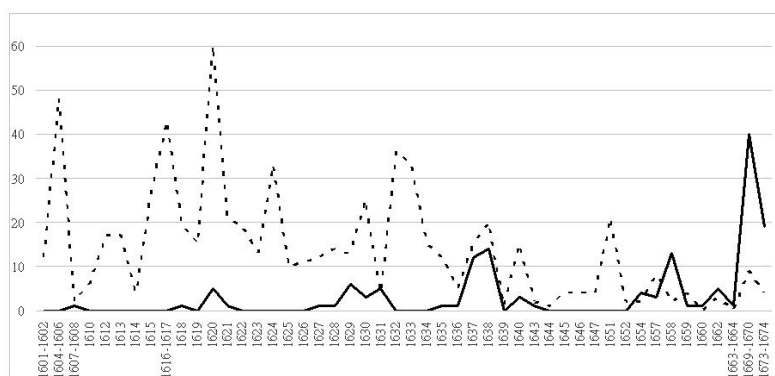
¹⁰² 1673-1674 北京年信，參見 BAJA, 49-V-16, f.176.

年間起，「帝國」線已全然壓在「王國」線之上，這個轉捩點與圖 7 的 1660 年基本一致，也可得出「帝國」不特指清。1644 年之前，從未用「帝國」指稱過「大金」、「大清」，一律使用「王國」。

由圖 7、8 可得，發生於十七世紀下半葉的改稱中國為「帝國」行為，既施之於清又施之於明，並非只有清是帝國，而且從其中的轉捩點來看，這兩個過程是同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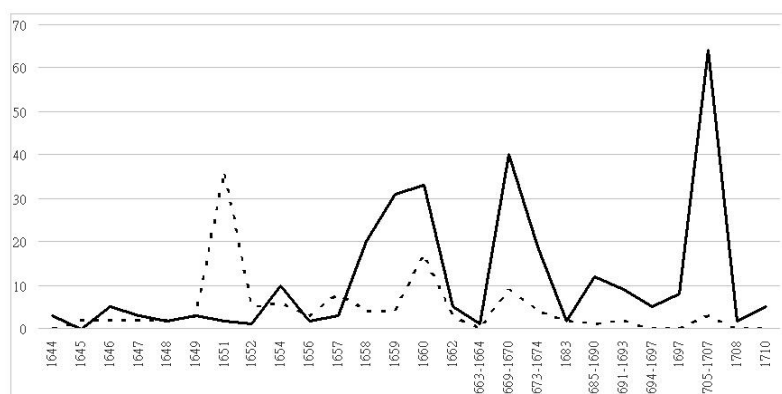
清建立後，除了對明回溯性的改稱，對明之前的歷朝也存在由「王國」改稱「帝國」的現象。在 1644 年之前，基本完全是用「王國」(reino)、「國王」(rei)、「王朝」(reinado)指稱明之前的歷朝，除了在 1625 年用「帝國」(império)稱唐，在 1637 年用「皇帝」(imperador)稱漢明帝。清前清後，這種稱謂上的差異，比較明顯。例如，1604-1605、1618 年年信提及蒙元帝國時，也是使用「王國」，1651 年則稱「帝國」。

圖 7 王國——帝國(指明、南明)詞頻年際變化(1601-1662)



說明：虛線：王國；實線：帝國

圖 8 王國——帝國(指清)詞頻年際變化(1644-1710)



說明：虛線：王國；實線：帝國

年信中對中國明清之前的歷朝的敘述不多，不資制圖，全列如下：整體而言，傳教士認為中國歷史上既有王國又有帝國，例如：「迄今，[孔夫子]家族在那些已知的王國(reinos)和帝國(império)中延續了2221年。」¹⁰³

自堯舜到夏商周——

《書經》(Xū Kím)……講述的是該王國(reino)最早的幾個皇帝(imperadors)的生平、事蹟以及更古老的事情。¹⁰⁴

春秋列國——

孔子周遊列國(reinos)。¹⁰⁵

亞聖人(Ya Xim Gin)的哲學有許多方面，諸如關於天道、偶然等等，但是，他的目的，也是他最傾注精力的是培育一個能使帝

¹⁰³ 1659 年信，參見 BAJA, 49-V-14, f.525v.

¹⁰⁴ 1660 年信，參見 BAJA, 49-V-14, f.703.

¹⁰⁵ 1637 年信，參見 BAJA, 49-V-12, f.4.

國(império)歸於秩序的皇帝(imperador)，給全中國帶來和平[當時四分五裂，有諸多的王國(reinos)和王侯(régulos)]。¹⁰⁶

東漢帝國——

孔教之後，佛教傳行中國，當時是在西元三〇年代，基督我主已開始傳福音，此時中國的國王(rei)是「漢明帝」(Han Ngai Ti)，即漢王朝(Reinado Han)的明帝(Ngai Ti)皇帝(imperador)。¹⁰⁷

南宋王朝——

今年[1638年在興化]發現了幾枚古銅錢，四百多年前的，一面寫著當時皇帝(rei)名字：Tieñ Yu[天佑?]，意即得天助，另一面是聖十字符，及刻得很工整的字母D，應該是指D[天主]，這證明該國(reino)在歷史上就有基督教徒。¹⁰⁸

大唐帝國——

在聖周中，[泉州]一名叫位篤(Vito)的教友，在一位高官家中的書房裡，見到一塊大理石碑，上面雕刻有聖十字，在十字腳下是幾片精雕細琢的葉子，據這家裡的人說，這塊石碑是官老爺從一座廟裡撿回來的，那座廟拆毀六十年了，是在唐朝(Reinado Tam)時修建的，距今一千多年，這可確證當時神聖福音之光已照耀到了這個帝國(império)。¹⁰⁹

蒙元帝國——

西韃靼佔領全中國的歷史快三百七十年了，它的皇帝(imperador)稱為可汗(cu hán)不僅因為他的良治，而且因為他還

¹⁰⁶ 1660年信，參見BAJA, 49-V-14, f.688v.

¹⁰⁷ 後文講漢明帝夢金人，從而佛法東來之事。年信作者日期弄錯，應為西元五〇年代。

¹⁰⁸ 1638年信，參見BAJA, 49-V-12, f338.

¹⁰⁹ 1638年信，參見BAJA, 49-V-12, f.340.

是整個韃靼的統治者，韃靼是從北京省的邊界起，幾乎至莫卧兒和印度(Indortane)王國(reino)的邊界……為了維持這個人口眾多的帝國(império)……下令南方省分海運大米、棉布、絲織品、藥物和必需品至北京。¹¹⁰

那個偉大的皇帝(imperador)叫可汗(cu hán)，他是整個中國和韃靼的主人……是全地的主人。¹¹¹

八、明清鼎革——帝國移交

如歐立德所述，「1644 年滿洲入關建立大清王朝，是歐洲論述裡中國從王國一躍而成為帝國的重要轉捩點」¹¹²，該轉折不僅及於清，而且及於明及明之前的諸王朝，與其說是源於「大清」入關初期的武力征服留給歐洲來華傳教士深刻的「帝國」印象之後的一種倒推結果，¹¹³更可能是與傳教士對一脈相承的傳統中國的認識深化有關。

儘管大航海時代揭幕後不久，1517 年葡萄牙即率先初次通聘中國，¹¹⁴但是，傳教士對中國真正深入的瞭解，始於 1583 年利瑪竇、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進入中國內地，利、羅於十六世紀末合編了一本《葡漢詞典》，¹¹⁵該詞典中，僅有「王國」系列詞彙，沒有「帝國」系列詞彙。該詞典中「王國」系列詞彙釋義如下：

¹¹⁰ 1659 年信，參見 BAJA, 49-V-14, f517.

¹¹¹ 1659 年信，參見 BAJA, 49-V-14, f527.

¹¹² 歐立德，〈傳統中國是一個帝國嗎？〉，頁 33。

¹¹³ 曹新宇，黃興濤，〈歐洲稱中國為「帝國」的早期歷史考察〉，頁 52。

¹¹⁴ 黃慶華，《中葡關係史 1513-1999》，上冊，頁 85。

¹¹⁵ 羅明堅、利瑪竇著，魏若望(John W. Witek, S.J.)編，《葡漢詞典》。

詞彙	讀音	釋義
rei	guà ti	聖上、皇帝、朝廷、陛下、君主
reino	cuo	國、邦
rainha	guá heu	皇后、王妃
reinar	sen guá	生王、殿下、太子、東宮

如本文第二節所述，在當時的葡語中，「帝國」、「皇帝」是廣泛使用的，只是傳教士未引入對中國的指稱體系中。從利、羅二神父的《葡漢詞典》來看，他們認為中國的皇帝是與 **rei** 對應的，對於帝國系列詞彙並未按需引進。同時，**rei** 與「國王」之間也未形成對譯，傳教士將「國王」對應為王爺，例如，「[明亡中朱家的損失]死了 18 名國王(què uèm)，我們稱之為侯爵。」¹¹⁶

年信中第一次出現「皇帝」與 **imperador** 的對譯是 1620 年，這年萬曆駕崩，「萬曆的廟號是神宗皇帝(Hien Cum Hoam Ti)，意思是『至為博學、審慎、有名望的皇帝(imperator)。』」¹¹⁷1645 年年信中這樣解釋中文「皇帝」的意思：「皇帝(Hoam Ti)的意思就是 **imperador**。」¹¹⁸1659 年年信中記載了順治在崇禎墓前為前朝這位亡國之君惋惜痛哭的細節，順治哭訴的話，被以羅馬字母標音：

某日，[順治]來到這裡，遠遠望見林子青翠，宮殿層疊瑰麗，就問，這是何處？回答他說：這是前朝皇帝們及其家族的墓園。於是，他快馬加鞭向前去，下馬，淚水奪眶而出，高聲歎息，喊道：崇禎皇帝(Ciúm Chìm Hoam Tì)，崇禎皇帝(Ciúm Chìm Hoam Tì)！意思是說，啊，可敬的皇帝(imperator)，節制的皇帝！啊，

¹¹⁶ 1658 年信，參見 BAJA, 49-V-14, f.574.

¹¹⁷ 1620 年信，參見 ARSI, JS114, f.236.

¹¹⁸ 1645 年信，參見 BAJA, 49-V-13, f.557.

可敬的皇帝(imperador)，節制的皇帝！¹¹⁹

作者在此處將 hoam tì「翻譯」為 imperador。

關於 império 與「帝國」的對譯，「帝國」一詞不屬於中國朝政使用的政治術語，當時尚未出現，傳教士將 império 對譯為「天下」。1625 年年信作者陽瑪諾(Emmanuel Diaz, 1574-1644)收錄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的譯文，其中一句：「觀其元宗。生成立要。詞無繁說。理有忘筌。濟物利人。宜行天下。」被翻譯為「我們深究其教律之宗旨與根基，其立論於創世，其中真理極好，亦不流於文字表面，而是帶來救世益民之道。因此，值得在我們的王國(reino)播揚」，reino 後來又被劃掉，在旁邊更正為 império。¹²⁰由「王國(reino)」更正為「帝國(império)」比直接使用「帝國」更說明使用「帝國」指稱中國的刻意性。何大化在《遠方亞洲》中翻譯此段碑文時，也將「天下」譯為 império。¹²¹首次將 empire 與「帝國」對譯的嚴復，在闡釋「英拜爾」(empire)一詞的含意的時候，附加了以下的解釋：「英拜爾近人譯帝國，亦譯一統，或譯天下。」¹²²遙遙對應著陽瑪諾、何大化的「天下」。

以上是 império 與 imperador 引入中國並與「天下」、「皇帝」建立其對應關係的過程，都發生在 1620 年代，正好是上文圖 1、圖 2 所顯示的，傳教士用「帝國」、「皇帝」指稱中國、中國君主在統計折線上開始有較明顯的「抬頭」時，亦即明季最後的 20 多年中。儘管傳教士用 império 指稱中國，與是否為 império 找到合適的中文對譯詞無關，但至少說明傳教士逐漸理解中國人所稱的「天下」、「皇帝」

¹¹⁹ 1659 年信，參見 BAJA, 49-V-14, ff.523-524.

¹²⁰ 1625 年信，參見 BAJA, 49-V-6, f.237-237v.

¹²¹ António de Gouveia, *Asia Extrema*, 21.

¹²² 亞當·斯密(Adam Smith)著，嚴復譯，《原富》，頁 566。

為何，於是，他們將「帝國」系列詞彙按需引進中國。

「帝國」系列詞彙引入對中國的指稱體系中，並逐步建立起 *imperador* 與「皇帝」，*império* 與「天下」之間的對譯，是傳教士對中國即帝國的認識不斷深化的一個表徵，背後起作用的，還是認知轉變。儘管在十六世紀已有零散地稱中國為「帝國」的情況，但是，傳教士對中國的正確認知並不算早。探尋經亞洲中部通往北京陸道的鄂本篤(Bento de Góes, 1562-1607)，於 1605 年才證明中國(China)即過去人們所說的契丹(Cathay)，1608 年 3 月 8 日利瑪竇自北京致函耶穌會會長報告此事，這場長達一個多世紀的關於中國是 Cathay 還是 China 爭執才算結束，馬可·波羅(Marco Polo, 1254-1324)遊記中蒙元帝國的形象與大明接通。鄂本篤殘存之行記曾由利瑪竇整理轉述，收入《利瑪竇中國劄記》¹²³中，1616 年始在歐洲不斷地再版發行，影響了更多傳教士對中國的認知。1644 年，何大化的《遠方亞洲》問世，他在介紹中國之大時仍然表示：「迄今，那些書寫中國的作者們，還沒有一個說中國很大。如果我們丈量一下它的土地、區域，與世界上任何一個王國(reino)比較[除了那些大君主國(monarquia)外]，中國在幅員上超出它們。」¹²⁴

¹²³ 利瑪竇手稿原名《耶穌會與天主教進入中國史》(*Della entrata della Compagnia di Giesù e Christianità nella Cina*)，金尼閣的整理本出版時定名為《耶穌會進行基督教在中國的遠征/自同會利瑪竇神父的五卷本回憶錄/致教宗保祿五世/中國的風俗、禮法、制度和新聞端/最準確、最忠實地描述傳教事業極為艱難的初始階段》(*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 suscepta ab Societate Iesu. Ex P. Matthaei Ricij eiusdem Societatis Commentarijs. Libri V. Ad S.D.N. Paulum V. In quibus Sinensis Regni mores leges atque instituta & nova illius. Ecclesiae difficillima primordia accurate et summa fide describuntur*)。目前，該著作有三個中文譯本：劉俊余、王玉川譯，《利瑪竇中國傳教史》；何高濟、王遵仲、李申譯，《利瑪竇中國劄記》；文錚譯、梅歐金校，《耶穌會與天主教進入中國史》。

¹²⁴ António de Gouveia, *Asia Extrema*, 205.

在晚明的最後幾十年裡，傳教士在中國各省勤懇開教，廣泛布局，1600年3座住院，1603年4座住院，1611年5座住院，1626年10座住院，1628年11座住院，1639年13座住院，1640年14座住院，只剩下廣西、貴州、雲南三省未開教，¹²⁵1641年16座住院，¹²⁶對中國地域之廣袤、風俗之迥異、民族之多元等有了切身認識，並在其通信中時而提及。對照本文第五部分傳教士的帝國概念，明顯是稱得上「帝國」標準的：「中華君主國[monarquia]毫無疑問是世界上曾經和現在最大的[國家]，是一個未中斷過的國家，結成一個民族，寫同一種文字，說同一種語言，風俗、特徵全都一樣。」¹²⁷「人口數目很大，超過了七千萬，可以與全歐洲的居民相比較。」¹²⁸「省可敵國，這些省都很大，可稱之為「王國」[reinos]。」¹²⁹「每一個省都不小於任何一個歐洲國家。」¹³⁰

傳教士稱省為「王國」的根據，不只因為其大，還與該省所對應的王國封地關聯，在1637年年信中，列出了省與國之間的對應關係，並以國名稱省：北直隸(Péchéli)——燕國(Reino Yēn)；¹³¹山東——魯國(Reino Lu)；¹³²陝西——秦國(Reino Cin)；¹³³山西——晉國(Reino Cen)；¹³⁴河南——周國(Reino Cheu)；¹³⁵南京——齊國(Reino Cî)；¹³⁶浙江——武林國(Reino

¹²⁵ 1640年信，參見BAJA, 49-V-12, f.479-517, 559-592.

¹²⁶ 住院總數引自相關年度年信。

¹²⁷ 1651年信，參見BAJA, 49-IV-61, ff.78-78v.

¹²⁸ 1651年信，參見BAJA, 49-IV-61, ff.78-78v.

¹²⁹ 1623年信，參見BAJA, 49-V-10, f.110.

¹³⁰ 1651年信，參見BAJA, 49-IV-61, ff.78-78v.

¹³¹ 參見BAJA, 49-V-12, f.6v.

¹³² 參見BAJA, 49-V-12, f.16.

¹³³ 參見BAJA, 49-V-12, f.17.

¹³⁴ 參見BAJA, 49-V-12, f.18v.

¹³⁵ 參見BAJA, 49-V-12, f.23.

Uulân);¹³⁷湖廣——楚國(Reino Cû);¹³⁸江西——越國(Reino Yeu);¹³⁹廣東——粵國(Reino Yuē);¹⁴⁰福建——閩中國(Reino Mîm Chūm)。¹⁴¹這更使囊括了這麼多「王國」的中國有「帝國」的感覺。何大化認為正是這些與省重疊的「王國」構成了最初的中華帝國：

中國古代分成許多王國(reinos)，有各自的領土和治權，但都服從於皇帝(imperador)，所有開戰、和平之事都像臣屬一樣響應皇帝的號召。迄今 1800 年來，這些王國或撤或減，只剩下皇帝(imperador)通過督撫和官吏在統治著一切，這種形式對於減少叛亂是更好的設計。¹⁴²

傳教士也見識了中國的納貢國，中華帝國的概念也是從中國與周邊國家的朝貢格局中衍生出來的。「在傳教士來北京後的幾年中，到北京的纏著頭的摩爾人就有七、八十個，他們打著四、五個國王(reis)的旗號前來向[萬曆]皇帝進貢，其實是來賣貨。」¹⁴³1646 年年信則提到了朝鮮國王向崇禎皇帝納貢。當然，傳教士自身就經常被作為貢使對待。「即便有些國家(reinos)純粹為了生意而來，官員也會強迫他們在奏表中說，係來納貢、稱臣。」「中國人還經常問傳教士：歐洲及其郡王(régulo)[除了對自己的國君，他們不稱任何人為皇帝]，向中國皇帝(rei)納貢嗎？就連韃靼人的搶劫，也被中國人自欺欺人地視為『東

¹³⁶ 參見 BAJA, 49-V-12, f.24.

¹³⁷ 參見 BAJA, 49-V-12, f.31.

¹³⁸ 參見 BAJA, 49-V-12, f.36v.

¹³⁹ 參見 BAJA, 49-V-12, f.37v.

¹⁴⁰ 參見 BAJA, 49-V-12, f.38v.

¹⁴¹ 即閩中郡，秦置，漢廢。參見 BAJA, 49-V-12, f.48.

¹⁴² António de Gouveia, *Asia Extrema*, 235.

¹⁴³ Fernão Guerreiro, *Relação Anual das Coisas que Fizeram os Padres da Companhia de Jesus nas Suas Missões*, 81.

虜討賞』(tū lù tàô xām)，意思是說東邊的囚犯來請求恩賜。」傳教士以諷刺的口吻寫道：「這番恩典太大，這些囚犯一次又一次地討賞，直至成為主人。」¹⁴⁴

按照傳教士的帝國概念，中華帝國對其臣屬國處於支配地位。1619年，徐光啟(1562-1633)上疏萬曆，請求出使朝鮮，順便帶畢方濟(Francesco Sambiasi, 1582-1649)神父去傳教，畢方濟說：

朝鮮國王(rei)尊崇中國國王(rei)，就像敬奉皇帝(imperador)，對中國使節帶去的傳教士也一定會好好款待。¹⁴⁵

中國人及其君主認為對諸國(reino)諸王(rei)的最大恩賜就是一塊帶有郡王(régulo)號銜的公開牌匾，仿佛只從被授予頭銜的那一刻起，這外國人才算是國王，他們等待了幾百年就是為了等著中國皇帝(rei)的一紙律令，他們是多麼渴望被冊封為郡王(régulo)啊。他們甚至還向傳教士打聽：是否整個歐洲就像中國的一個省？或者全世界所有的領土、王國(reinos)、帝國(império)都會併進一個中國？¹⁴⁶

在傳教士眼中，大明是一個「統治不同民族的政體」，¹⁴⁷並且對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駕馭之術，例如，1622年年信中記載了彝族酋長奢崇明、安邦彥(c pū gān, ?-1629)¹⁴⁸的兩起叛亂，指出明廷對於這生活在「邊緣地帶」的民族，有「獨特的行政管理機構」。¹⁴⁹提到抗清的明軍是多民族的聯合部隊，「除了漢人，還有其他民族」，還有一支叫「狼軍」的少數民族部隊，「狼軍」是當時壯族土司組建的地方武裝。

¹⁴⁴ 1660年信，參見BAJA, 49-V-14, ff.681-681v.

¹⁴⁵ 1619年中國及交趾支那年信，參見ARSI, JS.121, f.223.

¹⁴⁶ 1660年信，參見BAJA, 49-V-14, ff.681-681v.

¹⁴⁷ 歐立德，〈傳統中國是一個帝國嗎？〉，頁34。

¹⁴⁸ 手稿原文gān，可能是yān的筆誤。

¹⁴⁹ 1622年年信，參見ARSI, JS114, ff.345-349v.

1626 年年信提到「在四川(Sie chuen)省，有一些民族是中國的附庸，叛逆、野蠻，處於半反叛中」。¹⁵⁰再如，若說清滅明建立了多民族的聯合政權，那麼，傳教士本來就是將東韃靼視為明政權之附庸的，「當洪武(Hum Vû)從『摩爾人』的統治下解放了中國時，¹⁵¹金人亦得脫離奴役。金人其時沒有實力抵抗，故而由役於元至役於明。他們被安排在長城以外居住，裂為六十部族……臣服中國近兩百五十年。」¹⁵²明政府對東韃靼人施行了不同的統治方式，「在金人中冊封了一些頭領，獎其歸順，時此時彼，反正依據情勢所需，每個首領都有一頂王帽。」¹⁵³「當韃靼人陷入分裂、內戰，朝廷就會煽風點火，打太平拳，助其中的某部占優，殲其敵部，因為一部既敗，勝出的一部也已被削弱。通常較弱一部得助，而強部力量受到削弱。」¹⁵⁴

此外，作為宣教成果，年信中還記載了許多明朝的回族穆斯林「改宗歸主」的事例。與新清史研究者所關注的清帝國的擴張征服過程，探討帝國如何採用不同的統治策略奪取了各個領土區域——中國本部(China Proper)、回疆、蒙古、西藏、滿洲等——並維持其政治秩序相比，明的「統治不同民族的政體」的感覺的確沒有清強烈，關於這個問題，將在本文下一部分討論。值得提一筆的是，中國本部的說法是首先被歐洲傳教士使用的，最早出現於門多薩(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 1545-1618)的《中華大帝國史》，「日本諸島距中國大陸(tierra firme)三百五十里格，在兩國間是南京省，上述的十五省之一，而從澳門——澳

¹⁵⁰ 1626 年年信，參見 BAJA, 49-V-6, f.312.

¹⁵¹ 摩爾人(Mouros)是中世紀時西歐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對伊比利亞半島、西里島、馬爾他、馬格里布、北非和西非等地穆斯林的貶稱。此處代指蒙古人。

¹⁵² 1618 年年信，參見 BAJA, 49-V-5, ff.236-236v.

¹⁵³ 1618 年年信，參見 BAJA, 49-V-5, f.236v.

¹⁵⁴ 1618 年年信，參見 BAJA, 49-V-5, f.236.

門係在廣東附近，廣東在中國本土(*la propia China*)中——前往，他們估計僅為兩百五十里格。」¹⁵⁵從上下文看，*la propia China* 是就 *tierra firme*(大陸)而言，是航海而來的傳教士的觀察視角，是從地理角度而言，而非用於區格不同民族的山水相連的居住區。

天啟、崇禎年間傳教士對中國認識的深化，對應於圖 1 王國(*reino*)——帝國(*império*)詞頻年際變化，就是在十七世紀二、三十年代之交，原先一直平坦的「帝國線」嘗試崛起，儘管一直未突破「王國線」的壓制，但是，這種嘗試此後接連不斷，在 1636 至 1639 年之間，1640 年附近，形成兩波較明顯的上湧，1657 年之後，指稱明的「帝國線」整體反壓「王國線」，可視為對前期幾輪突破的一脈相承。

及至明亡清替，在傳教士的敘述中，是一個帝國取代了另一個帝國，而不是一個小王國吞併了一個大王國後建立了一個帝國。1651 年年信，將明的覆滅對應於羅馬帝國、西班牙帝國的崩潰：

看到羅馬帝國在那麼短的時間內瓦解，就像鹽溶解在水裡，歐洲震驚不已。羅馬人的統治達到東方，不僅限於達爾馬提亞人、阿爾巴尼亞人、匈牙利人和希臘人，還有更遙遠的民族。今日膽敢侵犯中國的韃靼人也是同樣的冒險。……

今天，世界又為看到西班牙帝國比羅馬帝國更盛世凌人而震驚。它在天主創造的世界上建立了「世界國度」，在他們夢幻的想法中，「世界國度」是兩個，分別命名為「女王的國度」、「聖母的國度」。在嫉妒的君王們的聯手下，西班牙帝國正瓦解和結束，因為嫉妒的君主們見不得這麼強大的帝國，這些懷有敵意的君主們就動手了，或是出於利益，或是出於西班牙大臣們的治理不善，或是出於缺乏資金和無畏的士兵，天意允許

¹⁵⁵ 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 *Historia de las cosas más notables, ritos y costumbres del gran reyno de la China*, 401-402.

了這一切的發生。天意可興一國，可滅一國，正如在天國的審判中各有位置。

然而，應該看看入侵的王國和君主國身上隨後發生的一切，看看被蹂躪的王國和君主國中國的身上又發生了什麼。中國不再是中國了，不再是了，而是一片片的荒漠，這裡曾經有繁華的都市，高聳的塔，和數不清的人，現在幾乎一切都坍塌了，尤其是過軍的地方，只剩下空蕩蕩的地，和夷平的戰場。¹⁵⁶

中國君主則對應於羅馬皇帝：「官員在奏疏中稱皇帝為聖上(xín xám)，意思是『您至高的神聖』，正如我們這樣稱呼教皇，以及羅馬皇帝，直至格拉提安拒絕以『聖』相稱，¹⁵⁷他認為這褻瀆神明。」¹⁵⁸1638年年信將崇禎皇帝對應於羅馬帝國皇帝馬可·奧勒留(Marcus Aurelius, 121-180)：

崇禎十一年[1638年]六月，京城西直門內安民廠火藥爆炸，崇禎拿出了六、七千兩銀子去埋葬無錢葬身的人，羅馬帝國皇帝馬可·奧勒留下令，從公共開支中拿出錢來埋葬窮人和為窮人舉行葬禮，如果說他值得讚譽，那麼，中國皇帝(imperador)就更值得頌揚，因為他是拿出自己的錢來葬窮人，而非動用公帑。¹⁵⁹

中國平民被對應於羅馬帝國平民：「當男孩、女孩長到了戴帽子或頭飾的年齡，也要舉行慶禮，就像羅馬人慶祝第一次穿長袍一樣。」¹⁶⁰

以 13 副鎧甲起兵建立起清帝國的東韃靼人，在 1651 年年信中對應於航海大發現後，從歐陸最西南邊角建立起葡萄牙的世界性帝國的

¹⁵⁶ 1651 年信，參見 BAJA, 49-IV-61, ff.78v.-79.

¹⁵⁷ 格拉提安(Flavius Gratianus, 359-383)，西羅馬帝國皇帝(375 年至 383 年在位)。

¹⁵⁸ António de Gouveia, *Asia Extrema*. 266.

¹⁵⁹ 1638 年信，參見 BAJA, 49-V-12, f.285v.

¹⁶⁰ António de Gouveia, *Asia Extrema*. 278.

盧濟塔尼亞人：

居住在距離中國最邊遠地帶的韃靼人，是簡單而樸實的，但是與遼東接壤的韃靼人，亦即今日中國之主，因為與中國相鄰的關係，就特別的狡猾、多疑，總是以為別人在騙他們，他們十分善於說謊，卻又不願意別人以其道還治其身。他們不僅僅佔領了中國，而且還佔領了與朝鮮相鄰的韃靼其他各國(reinos)，還有人說，他們甚至還佔領了廣闊的西藏國(Reino de Tybet)。對此，我們並不震驚，如果對比歷史的話，羅馬一城之民曾征服了世界，這個盡人皆知，而一個小小的盧濟塔尼亞王國(reino)後來征服了其所發現的世界的另一半。來自只有一個小省大小的一小撮韃靼人以同樣的方式，征服了比前人都多的土地，所過之處，都要向其納貢，表示服從。¹⁶¹

而北京亦被對應於西羅馬帝國的首都米蘭：

一位歷史學家在談起那個帝國的首都米蘭時說——去過米蘭的人也同意他的說法，他們親眼所見——米蘭有那麼多技師和工匠，即使義大利所有共和國和王國(Reynos Republicass e Estados de Itália)的手工業者都同時死光了，將米蘭的分散到全義大利也足以彌補，不會出現空缺，但是，如果將米蘭與都市、首都北京相比較呢？我說，當然北京更大！¹⁶²

九、傳教士對清朝新政權的感覺

承上所述，傳教士稱中國為「帝國」是隨著對中國的認知深化而出現的，從十七世紀三〇年代起，由「王國」改稱「帝國」的趨勢就

¹⁶¹ 1651 年信，參見 BAJA, 49-IV-61, ff.88v.-89.

¹⁶² 1651 年信，參見 BAJA, 49-IV-61, f.80v.

漸明朗，直至十七世紀末完成。由明至清，是一個帝國對另一個帝國的傳承。然而，滿清建政北京，確實帶來了與明政權不一樣的感覺，在多民族這個維度上強化了傳教士心目中的「帝國」概念。

「外國——異族」，是傳教士從提及東韃靼人之初就未脫離的一個敘事框架。耶穌會士對東韃靼人及清政權的瞭解非常深入。1644年之前的歷年年信中，明清戰爭都是一個重要話題，有時還附帶關於東韃靼人的文字、風俗、宗教、禮儀、政治結構等帶有人類學色彩的報告，強調其與漢文明的不同。傳教士是站在捍衛明朝的立場上進行敘述的，將韃靼人與匪亂視為同類，是野蠻不開化的民族，稱為「虜人」(lù giên)、「奴人」(nù giñ)、「騷奴」(sáo nù)。¹⁶³

在清入關前的這段時期內，傳教士完全是以「王國」(reino)來指稱韃靼政權的，同期，傳教士亦主要是以「王國」(reino)來指稱中國的，這就造成明朝與韃靼政權是平等、並立的兩個政權的印象，而在中國人的概念中，建州三衛是大明國的地方軍事行政機構。但是，1600年前後，努爾哈赤發明滿文(1599)和創制八旗(1601)，將一個部族政權提升到國家的水準。1616年，努爾哈赤即大汗位，建元天命元年，國號大金。1636年，大金國大汗皇太極稱帝，改元崇德，改國號「大金」為「大清」。至少在按照國號指稱上，稱韃靼政權為「王國」，傳教士是有道理的。1651年年信從海南島(Aynão)起沿海岸線由南往北勾勒大明的版圖，在講北至及鄰國時，這樣寫道：「寧波東北部望向富庶的日本諸島，日本分為 66 個王國，從高度上，日本自南向北騎跨了北緯的 34 個緯度，約合 595 里格，日本北部被三個韃靼王國的陸地包圍。」¹⁶⁴大金政權是被作為明的鄰國對待的。

清入關後，傳教士對清政權的態度轉變也非一蹴而就，其對局勢

¹⁶³ 1618 年信，參見 BAJA, 49-V-5, f.235v.

¹⁶⁴ 1651 年信，參見 49-V-61, f.77.

走向的判斷與時人同樣困惑。1644 年年信中，還借士人時議之口預言「韃靼人的暴政不會長久」，認為正統仍在明王朝的手中。甲申之變之後，「在瀰漫著不幸的 30 天內，在北方出現了三個不同的皇帝：真正的、造反者，而後是韃靼人。」¹⁶⁵誰是主要敵人這個問題，造反者還是滿族人，應該在什麼地方抵抗誰，在弘光時期(1644-1645)從未弄清楚或取得一致。所以，傳教士的困惑就不難理解了。他們採取了機會均等的站隊方式，在清、南明、大順、大西四個並立的政權中，都有人員駐紮，而且有直通最高層的溝通管道。

隨著情勢逆轉，耶穌會士開始採取「務實政策而非感傷主義」(nelle sue future decisioni la Cina da considerazioni ispirate alla real politik e non a sentimentalismi)，考慮如何與新政權斡旋。¹⁶⁶傳教士的天平逐漸傾向於清政權。這個傾斜過程同樣是緩慢的，1650 年 11 月，葡彌格(Michel Borm, 1612-1659)受永曆朝廷之託赴歐求援，是否支持南明使者赴歐，在華耶穌會士內部還發生了嚴重的南北分裂，直到 1658 年，分歧才漸彌合。¹⁶⁷此時，西南邊陲的永曆政權已行將熄滅，清廷不再視之為威脅，把鎮壓看作令人討厭的雜務。反映在圖 4「帝國」(império)出現比例的年際變化之上，對於完成大一統的大清，「帝國線」完全立穩在中值線上，也大約是從這一年附近發生的。

永曆皇帝與李定國逃往雲南省與緬甸王國(中國人稱之為緬國 Miên Què)的邊境……捷報傳到京城，韃靼皇帝這裡，他無比高興和志得意滿，因為他已掌控全域……是全中國和這個大帝

¹⁶⁵ 1651 年信，參見 BAJA, 49-IV-61, f.106.

¹⁶⁶ Noah Porter, *The educational systems of the Puritans and Jesuits compared: a premium essay*, 14.轉引自黃正謙，《西學東漸之序章——明末清初耶穌會史新論》，頁 55。

¹⁶⁷ 愛德華·卡伊丹斯基(Edward Kajdanski)著，張振輝譯，《中國的使臣——葡彌格》，頁 125-126、169。

國(império)絕對的主人了。¹⁶⁸

該句中的「全中國和這個大帝國」並非同義反覆，確實是如新清史學者所言，「全中國」指的是亡明國土，「大帝國」包括「全中國」之外囊括進來的新領土，中國和東韃靼之地為一國的事實已經形成，但是，在表述上依然習慣稱為國內、國外。此類表述在清初的傳教士年信中非常常見。例如，1658 年年信中，記載順治秘遣心腹去揚州採購美女，被一名御史揭穿後惱羞成怒，對這名御史用「誣證」指責皇帝的行為，饒其一命，但是，將其「流放到中國之外(forá da China)的、東韃靼人的荒山漠野之中。」¹⁶⁹ 仍將關外稱為「中國之外」。蘇霖(José Soares, 1656-1736)所撰 1694-1697 年年信中，中國所指仍未越過長城：「中華帝國(Império da China)自北向南跨越 20 緯度，自北緯 19 度起，止於其著名的長城，即北緯 41 度。自東向西的跨度差不多，中國基本上是個正方形(長、寬各為 600 里格)。」¹⁷⁰ 「中國之外」並非清朝的新提法，明季的多份年信表述明取代元是將西韃靼人逐出「中國之外」，傳教士對國家的認識是基於民族的，現代葡語中的「中國人」(Chinês)一詞，在十七世紀的年信中始終未見，無論指「中國」還是「中國人」，都使用 China，這種「人地不分」反映了傳教士「人地相符」的民族——國家觀。清季的傳教士繼承了這種觀點，在強化了的多民族國家的圖景中，China 一詞中的民族意味提升，按照「人地不分」的用詞方式，逐出「中國之外」譯為逐出「漢人之外」、「漢域之外」亦無不可。這種用詞上的模糊為西方人理解中國造成混亂，例如，繪製於康熙四十七年(1708)至康熙五十六年(1717)間的《皇輿全覽圖》，一個版本採取滿文標注長城以北以及嘉峪關以西的地名，用漢字標注長城以南及

¹⁶⁸ 1658 年信，參見 BAJA, 49-V-14, ff.572v.-573.

¹⁶⁹ 1658 年信，參見 BAJA, 49-V-14, ff.568v.-569.

¹⁷⁰ 1694-1697 年信，參見 BAJA, 49-V-22, f.651.

嘉峪關以東的地名，西方傳教士因此按照這個版本分別把滿文、漢字標注的區域劃分成「中國」和其他區域。¹⁷¹

傳教士在清季的敘述中強化了上述中國版圖擴充後的拼接感、聯合感，「中華帝國就像是包含著許多塊水域的大洋，也像有許多王國(reynos)環繞的巨大海灣」，¹⁷²這是在明國敘事中所不見的。例如，「這個少年君主是在叔叔們、將領們的輔佐下，將事業推向了完美和巔峰，即登上了中國和韃靼及眾進貢國國王的皇位(trono imperial)。」¹⁷³再如，「他們不僅僅佔領了中國，而且還佔領了與朝鮮相鄰的韃靼其他各國(reynos)，還有人說，他們甚至還佔領了廣闊的西藏國(Reyno de Tybet)。」¹⁷⁴從這點上，的確清看起來更像是帝國。

除了國土上的聯合，1644年之前的年信中一直在強調的韃靼人的異族感，自然地延伸至清入關後的前幾十年。這是傳教士對清政權最明顯的感覺之一。滿族人與傳教士互視為同類：都是進入中國的異族。滿族人視傳教士為同類之例，則如1651年年信看到了在清政權治下利於傳教的一面：

現在是由韃靼人說了算，他們統治，他們不會阻止我們收穫靈魂，他們對於我們在中國穿梭和行走給了大得多的自由，而漢人卻不允許。韃靼人向我們展示出了特殊的友好，因為他們說自己是在中國的外國人，與我們是一樣的人。¹⁷⁵

傳教士視滿族人為同類之例，則如1644年6月7日，清軍入京，翌日，發布命令：三天之內北城漢人住戶須一律遷往南城，北城應為滿

171 韓昭慶，〈康熙《皇輿全覽圖》與西方對中國歷史疆域認知的成見〉，頁123。

172 1651年信，參見BAJA, 49-IV-61, ff.89v.-90.

173 1646年信，參見BAJA, 49-V-13, f.418.

174 1651年信，參見BAJA, 49-IV-61, ff.88v.-89.

175 1651年信，參見BAJA, 49-IV-61, f.89.

人保留。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向新政權呈遞請求不搬的稟帖，其中提到一個理由：「因為他是一位遠道而來、人地生疏的外邦人，如同滿人一般，所以他請求容許他仍住北城。」¹⁷⁶

傳教士甚至稱滿人為「外國人」，例如：「當地人[中國人]的財富被奪過來交給了這些外國人[韃靼人]。」¹⁷⁷在滿人統治下的中國也充滿了異域的氣息：

中國已經不像中國，而像韃靼……各種儀式也改變了，甚至唱歌、進食方式，禮節換了另外一套……講著粗話，只愛兵器、馬匹，以致於以前造訪過中國及其都市的人都說，從風格和習俗看，他們像到了其他的地方和其他的國家(reinos)，因為以前那個中國，除了名字，不復存在，它的城市、人民、建築及各方面，都不再是他們曾到過的。¹⁷⁸

對明、清皇帝的稱謂上，則是附以所屬民族作為定語，以示區分。對弘光、隆武、永曆的稱謂是「中國本土皇帝」、「正宗的中國皇帝」和「本土的主人」，對順治的稱謂是「韃靼皇帝」。數十年後，漢人對於這外來之土地侵略者才幾乎不視為異族了。¹⁷⁹傳教士則不再進行這種稱謂上的區分，稱清帝為「滿漢皇帝」(Imperador Tartaro-Sinico)，例如：「莫斯科大公向滿漢皇帝(Imperador da China e Tartaria)派了使節。」¹⁸⁰

而滿漢皇帝亦自視為各族的保護者。順治六年(1649)，雅庫次克長官派哈巴羅夫(俄文：Ерофей Павлович Хабаров, 英文：Yerofey Pavlovich Khabarov,

¹⁷⁶ 魏特(Alfons Vöth S.J.)著，楊丙辰譯，《湯若望傳》，第1冊，頁221。

¹⁷⁷ 1658年信，參見BAJA,49-V-14,f.573.

¹⁷⁸ 1651年信，參見BAJA,49-IV-61,ff.83v.-84.

¹⁷⁹ 魏特(Alfons Vöth S.J.)著，楊丙辰譯，《湯若望傳》，第1冊，頁233-234。

¹⁸⁰ 1660年信，參見BAJA, 49-V-14, f.679.

1603-1671)率兵 70 名從雅庫次克出發，於這年末侵入黑龍江。鄂溫克族三部就向北京求救，驅趕莫斯科人，「順治皇帝(imperador)見這三部這麼弱，就回應其臣民的要求，宣稱自己不僅是全中國的主人，而且是全韃靼的主人，從阿布賚國(Reino de Ablai)起[位於北京以西三個月的行程]直至亞洲東極之邊，即被中國人稱為魚皮韃子國(Reino Yû Pî Tà Cù)的地方。」¹⁸¹

整體而言，這是一個多民族的聯合政體，「中國皇帝(imperador)也是韃靼人的皇帝(imperador)，他出生於東韃靼，外公來自西韃靼……因此有許多西韃靼的王公、伯爵、主子在宮廷中為皇帝(imperador)效力。」¹⁸²多民族聯合的感覺還滲透進傳教士的日常教牧工作中，1697 年年信記載，北京有許多貧窮的女教徒，因為沒有得體而合乎禮儀的服裝參與教堂聖禮，神父便在聖母領報會的建議下，「購置一批滿、漢服裝，分別借給兩族婦女。」¹⁸³

當然，對於滿族人的漢化，傳教士也偶爾提及，只是仍在強調其異族身分的敘事框架內。定鼎中原之初，「韃靼人的朝廷幾乎中國化了，效率更高，處罰更嚴，但在貪婪上也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他們的國家(reino)是荒原的、山地的、貧窮的，他們撲在中國的財富上的那種貪欲簡直難以令人置信。」¹⁸⁴十五年後，傳教士仍然以同樣的筆調來描寫韃靼人：

如果說中國人是很自大的，那麼韃靼人則更甚之。因為越無知、越有權，就越自大、越傲慢。如果說韃靼人在攫取了帝國(império)的最初幾年，還算謙卑、樸實，現在隨著與中國人交

¹⁸¹ 1658 年信，參見 BAJA, 49-V-14, f.575.

¹⁸² 1659 年信，參見 BAJA, 49-V-14, f.527v.

¹⁸³ 1697 年信，參見 BAJA, 49-V-21, f.66.

¹⁸⁴ 1646 年信，參見 BAJA, 49-V-13, ff.415v.-417v.

易和往來的深入，他們便拋棄了簡樸，與以前一樣野蠻了，還新增了高傲、專橫、自大。¹⁸⁵

十、餘論

如果不是歐立德的「提醒」，傳教士指稱中國由「王國」向「帝國」的轉換這個事實還是被湮沒的，就像十七世紀的翻譯員、十八世紀的抄寫員一樣，對待耶穌會士的這批十七世紀的手稿，並沒有在到底該以「王國」還是「帝國」指稱中國這個問題上留意，相反，他們又以用詞的隨意性疊加在年信作者用詞的隨意性之上，重重隨意性的疊加，既進一步湮沒了這個事實，更使這個事實變得混亂，舉證各方總能遇到反例，認為明是王國的總能遇到傳教士用「帝國」指稱明的情形，認為清是帝國的總能遇到傳教士用「王國」指稱清的情形。因此，對指稱詞進行總量上的考察，是相對更好一些的做法，它能反映主流用詞習慣的變遷。

耶穌會中國年信則是用於該問題研究的較合適的材料，最合適的一點在於其歷時性，能夠縱觀前後之用詞的不同，在同一部作品中觀察到措辭上的變化，較例舉式的擇取幾部作品更有說服力，這也是對抗用詞隨意性的一個好辦法。

年信在用詞上亦存在著相當大的隨意性，但是通過對年信中「王國」、「帝國」使用情形的分析，仍可發現「帝國」一詞具有嚴格的封閉性，傳教士有時用「王國」指稱帝國，但從未用「帝國」指稱王國，傳教士用「帝國」指稱的對象只有兩個：一是人們所公認的帝國，二是天國。比較而言，「王國」的用法則寬泛得多，上可指帝國，中

¹⁸⁵ 1660 年信，參見 BAJA, 49-V-14, f.682v.

可指王國，下可指中國的省、部族政權，還可以用於指政權外的事物，比如天國以及各種民間信仰、神話傳說中的國度，中國在民間信仰、神話傳說中的豐富資源，擴充了傳教士所使用的「王國」的詞義。「帝國」的特殊性尚存，使得該問題的考察仍具意義。

傳教士指稱中國由以「王國」為主向以「帝國」為主的轉變過程，從步驟上，分為三步：從「王國」(reino)到「帝國」(império)首先發生，大約完成於十七世紀六〇年代；接下來是「國王」(rei)改稱「皇帝」(imperador)，大約完成於十七世紀末；最後是與中國有關的修飾語由「王的」(real)改為「帝的」(imperial)，該步驟的完成大體與第二步同步，略微拖後。

從時間節點上，十七世紀三〇年代起，「帝國」的稱謂就較活躍了，幾乎與「王國」的稱謂平分秋色，這與傳教士對中國的認知深化有關，其中十七世紀二〇、三〇年代在中國各省的省城及重要府城廣泛開設住院，使傳教士對中國幅員之廣、地理環境之多樣性、民族和習俗的多元有了親身體察。發生於十七世紀六〇年代的由「王國」向「帝國」的轉換，應視為十七世紀三〇年代就起興的「帝國」稱謂由弱漸強，最終取代「王國」的前後連貫過程，這個過程跨越明清兩朝，未被朝代的鼎革所切割。傳教士很明確地表述，由明入清，是一個帝國取代了另一個帝國，入清之後，對明及明之前歷朝前溯性地改稱「帝國」，也說明帝國並非專指清朝。

不可否認的是，清朝新政權給傳教士帶來了新感覺，在「統治不同民族的政體」這個維度上強化了「帝國」的觀感。滿清建政北京之前，傳教士對滿人及其大金政權就有長達半個世紀的報導，整體上將其置於「外國——異族」的敘事框架之內，在清初的幾十年中，仍延續了這個敘事框架，加之滿人漢化、滿漢融合尚在進行之中，所以，傳教士對於滿清感受到較強烈的異族感是自然的。時人

感受到的異族感未必就比傳教士少，年信中記載了許多漢人對薙髮令的抗爭等拒絕融合的事例，到了南明後期，李定國(1621-1662)、鄭成功等的抗清運動更多體現的是抵禦外侮的精神，而非效忠永曆，這也強化了傳教士心目中滿清的異族感。至於這份異族感在多大程度上強化了傳教士認為中國是帝國的觀感，並不重要，因為傳教士早已指稱中國為「帝國」。

殖民、貿易、傳教是大航海時代三項重要的「全球化」活動，三者均留下了卷帙浩繁的文獻。傳教士文化程度高，加上常駐當地，使得他們對在地資訊的書寫更有價值。在從事海外傳教事業的耶穌會、方濟各會、多明我會、奧斯定會等天主教諸修會中，又以耶穌會遺留的文獻最多，這與其建會之初就開始形成的通信、彙報制度以及更融入的適應策略有關。耶穌會存世文獻包括私人通信、年信、日記、遺囑、遊記、人物傳記、事件報告、花名冊、公證書、任命書、辭職信、辯護詞等。年信是其中重要的一種文獻，是耶穌會內被較好地執行的一項寫作任務。若將上述這個由大到小層層聚焦的過程反過來，變成一個由小到大視野層層擴展的過程，就能看到本研究的有待加強之處：將越多的文獻納入統計，結果就越有說服力，最理想的結果是對文獻全覆蓋得出的。但是，這項任務難以憑藉一己之力完成，也難借助現代檢索技術，除了手稿識讀上的困難，還要將相關詞彙放回原文辨析語義，僅里斯本阿儒達圖書館的「耶穌會士在亞洲」系列文獻就有 57,000 餘頁，耶穌會羅馬檔案館中的「和——漢」文獻超過 10 萬頁，此外，還有巴黎和馬德里等地館藏的耶穌會文獻，加上其他修會文獻，堪稱浩如煙海。

本文利用自成體系的「耶穌會年信」來解決傳教士用「王國」還是「帝國」指稱中國的問題，只是拋磚引玉。就「新清史」研究而言，除了重視滿文資料，歐洲傳教士的「第三隻眼」觀察亦很重要，而且

其遺留的文獻很豐富，觀點獨立，比如十七世紀年信中對明清戰爭的逐年詳實記載，「補史」乃至「重構」都有可能。

(本文於 2016 年 10 月 12 日收稿；2017 年 3 月 4 日通過刊登)

*本文受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董少新教授的悉心指導而寫成，特此深表謝意。本文亦承三位匿名審查人惠賜寶貴的修改意見，在此一併致謝。

徵引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文錚譯，梅歐金校，《耶穌會與天主教進入中國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 何高濟、王遵仲、李申譯，《利瑪竇中國筭記》，北京：中華書局，2010。
- 亞當·斯密(Adam Smith)著，嚴復譯，《原富》，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
- 班特什—卡緬斯基(Бантыш-Каменский)著，中國人民大學俄語教研室譯，《俄中兩國外交文獻彙編——1619-1792年》，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
- 張廷玉等修，《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95。
- 溫體仁等纂修，《明熹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據國立北平圖書館紅格抄本微卷影印。
- 劉俊余，王玉川譯，《利瑪竇中國傳教史》，臺北：光啟出版社、輔仁大學出版社聯合出版，1986。
- 羅明堅、利瑪竇著，魏若望(John W. Witek, S.J.)編，《葡漢詞典》，里斯本：葡萄牙國家圖書館、東方葡萄牙學會、利瑪竇中西文化歷史研究所(舊金山大學)，2001，景印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本。
- 覺羅勒德洪等纂修，《清太宗實錄》，北京：中華書局，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大紅綾本影印，2008。
- Ferreira, Maria Helena Teixeira. *Estoria de Vespasiano imperador de Roma/Estudos Fonético, Morfológico e Sintático, seguido de um Glossario*. Lisboa: Universidade de Lisboa - Faculdade de Letras, 1959.
- Gouveia, António de. *Asia Extrema: entra nella a fé, promulga-se a Ley de Deus pelos padres da Companhia de Jesus*. Primeira Parte, Livro II a VI. Edição, introdução e notas de Horácio Peixoto de Araújo. Volvol. 1. Lisboa: Fundação Oriente, 1995.
- Gouveia, António de. *Cartas Ánuas da China (1636, 1643 a 1649)*. Edição, introdução e notas de Horácio Peixoto de Araújo. Macau: Instituto Português do Oriente; Lisboa: Biblioteca Nacional, 1998.
- Guerreiro, Fernão, S. J.. *Relação anual das coisas que fizeram os Padres da Companhia de*

Jesus nas suas Missões do Japão, China, Cataio... Nos anos de 1600 a 1609 e do processo da conversão e cristandade daquelas partes; tiradas das cartas que os missionários de lá escreveram. Coimbra : Imprensa da Universidade, 1930-1942.

Jap-Sin, Archivum Romanum Societatis Iesu.

Jap-Sin, Archivum Romanum Societatis Iesu.

Jesuítas na Ásia, Biblioteca da Ajuda.

Jesuítas na Ásia, Biblioteca da Ajuda.

Leão, Francisco G. Gunha Leão. *Jesuítas na ásia: Catálogo e Guia*. Lisboa: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 Instituto Português do Património Arquitectónico, Biblioteca da Ajuda. , 1998.

Machado, José Barbosa ed. *Constituições de D. Diogo de Sousa*. Braga: Edições Vercial, 2010.

Machado, José Barbosa ed. *Evangelhos e Epístolas com suas Exposições em Romance*. Braga: Edições Vercial, 2008.

Machado, José Barbosa ed. *História do Mui Nobre Vespasiano Imperador de Roma*. Braga: Edições Vercial, 2007.

Machado, José Barbosa ed. *Regimento Proveitoso Contra a Pestenença*. Braga: Edições Vercial, 2012.

Machado, José Barbosa ed. *Sacramental.*, Braga: Edições Vercial, 2010.

Machado, José Barbosa ed. *Tratado de Confissom*, Braga: Edições Vercial, 2012.

Machado, José Barbosa ed. *Vita Christi* (Volvol. I, II, III), Braga: Edições Vercial, 2010, 20132012, 20122013.

Mendoza, Juan González de. *Historia de las cosas más notables, ritos y costumbres del gran reyno de la China*. Rome: A costa de Bartholome Grassi, 1585.

O'Neill, Charles E., and Domínguez, Joaquín María Domínguez. *Diccionario histórico de la Compañía de Jesús: Biográfico-temático*, Volvol. I. Roma: Institutum Historicum S.I., Madrid: Universidad Pontificia Comillas, 2001.

São Boaventura, Frei Fortunato de. *Historia chronologica e critica da real Abadia de Alcobaça*. Lisboa: Imprensa Regia, 1827.

二、近人論著

- 柳田利夫，〈耶穌會年報制度〉，收於箭內健次主編，《鎖國日本與國際交流》，上卷，東京都：吉川弘文館，1988。
- 夏伯嘉，〈明末至清中葉天主教西文文獻中的中國——文獻分布與應用討論〉，《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5(上海，2010)，頁 10-18。
- 戚印平，〈遠東耶穌會的通信制度——以 1587 年豐臣秀吉傳教士驅逐令的相關記述為例〉，《世界宗教研究》，2005：1(北京，2005)，頁 83-97。
- 曹新宇、黃興濤，〈歐洲稱中國為「帝國」的早期歷史考察〉，《史學月刊》，2015：5(開封，2015)，頁 52-63。
- 黃慶華，《中葡關係史 1513-1999》，合肥：黃山書社，2006。
- 董少新，〈17 世紀來華耶穌會中國年報評介〉，《歷史檔案》，2014：4(北京，2014)，頁 128-132。
- 歐立德，〈傳統中國是一個帝國嗎？〉，《讀書》，2014：1(北京，2014)，頁 29-40。
- 韓昭慶，〈康熙《皇輿全覽圖》與西方對中國歷史疆域認知的成見〉，《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0：6(北京，2015)，頁 123-142。
- 魏特(Alfons Váth S. J.)著，楊丙辰譯，《湯若望傳》，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0。
- Dehergne, Joseph, S. J. "Les Lettres Annuelles des Missions Jésuites de Chine au Temps des Ming (1581-1644)." *Archivum historicum Societatis Iesu* 49 (1980): 379-392; "Lettres annuelles et sources complémentaires des missions jésuites de Chine (Suite)." *Archivum historicum Societatis Iesu* 51 (1982): 247-284.
- Dias, João José Alves. "Sumário das Graças: O primeiro impresso Português conhecido." *Leitura* 3, no. 1 (1997): 197-203.

From Kingdom to Empire: The Evolution of Missionaries' Views on the Polity of Traditional China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Liu Geng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Fudan University

Can the traditional China from before the Qing dynasty be considered an “empire? This is a fundamental problem in the scholarship of the New Qing History. According to American scholar Mark C. Elliott, the foundation of the Qing dynasty as a multi-national joint regime made European missionaries begin to designate China as an “empire.” This article, however by means of quantitative studies and textual analysis of the Jesuits’ Annual Letters from China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oncludes that while there was a change in terminology from “kingdom” to “empire,” it did not correspond with the Ming-Qing dynastic transition, and neither did it stem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Qing Empire.” Rather, the change was as a result of the deepening knowledge of China itself. There is no denying that the new regime of the Qing strengthened the sense of “empire” in the aspect of multinational state

Key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polity, empire, kingdom, Jesuits’ Annual Letters